

北史演義

二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全書十六卷
二十五萬言



分訂八厚冊
定價二元四角

本書敘前清事。詳而有微。凡政治變遷。制度沿革。宮闈祕事。地方舊聞。無不應有盡有。而於當日東南之富庶。道咸以後國力之漸衰。治亂興廢之故。皆有源有委。如數家珍。手此一編。不啻讀明清稗史筆記數十百種。洵大觀也。全書用白話體。不獨爲雅俗所共賞。抑且婦孺皆能了解。書共十六卷。二十五萬言。分訂八厚冊。名大家詩詞尺牘奏疏條陳以及約章文告。凡與本書事實有關。次第附見者。多至一千餘篇。此書之價值。可想而知。

北史演義第二冊

朱壯行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十卷 五原路破胡斬將 安亭道延伯捐軀

話說六渾失去高澄。正在寺門外指點去路尋覓。忽有數十騎人馬馬走山前面是段榮。後面有人抱著小廝。坐在馬上。却像高澄模樣。得得而來。兄弟字釣是榮連忙接榮入寺。高澄亦隨後進來。俱各大喜。六渾忙問榮道。此子昨夜已失。君從何處救得。段榮道。拔陵在武川懷朔等處。屯扎兵馬。武威相去不遠。因此在家備禦。不敢遠出。昨早知賊將韓樓領兵十萬去與廣陽交戰。打從五原而往。我知此間必遭兵火。慌帶家人三十騎前來看視。今早到得村中。果見屍橫遍地。房屋皆毀。未卜兩家凶吉。細細打聽。纔曉得逃在此間。故尋蹤而來。行至中

途。忽見老鴉向我亂鳴。取箭射之。鴉帶箭飛入穴中。使人下穴探取。見一小兒。臥於其內。抱出視之。乃君之子也。歡因問高澄何以臥在穴內。澄曰。起初乳媪抱我逃走。趕衆人不上。落在後面。被賊兵冲來。我與乳媪同落水內。忽見一夜叉模樣。將我提起。放在穴內。眼前但見一鴉。在上飛鳴。今早有人抱我出穴。乃是段姨夫。始得同他到來。六渾忙向段榮稱謝。昭君見了兒子。如獲至寶。益發感激不盡。段榮復向內干夫婦問慰一番。是夜同宿寺內。明日尉士真亦來探望。謂歡曰。今幸家口無恙。但資產蕩盡。將來何以謀生。六渾道。爲此憂悶。婁昭道不妨。此時家業雖廢。尙有別業在平城等處。收拾各山牛羊驢馬。搬往平城。督率莊丁人等。再行耕種。亦可度日。六渾夫婦。可無憂也。段榮曰。非計也。榮少習天文星緯之術。夜觀天象。北方之亂未已。此間尙有兵火之災。十年後方定。樹家立產。尙非其時。語確且平城之間。遇亂尤甚。非所宜居。婁昭道。然則若何而可。士真道。大丈夫。上不能爲朝廷翦除暴亂。亦當退自爲謀。保全父母妻子。英亦

雄語莫若各家聚集莊兵。招來鄉勇。就在此菩提寺結壘立砦。依山守險。我亦同

來居住。湊合糧儲。以爲守禦之備。且俟北土稍寧。成家未遲。段榮道。此論最妙。

我看武威兵氣亦重。不可安居家中。尙有蓄積。竟連家小一齊運來。同住便了。

六渾婁昭皆大喜。相約已定。兩家便即搬來。一面安頓家小。一面將菩提寺改

作營寨。修整軍器。造立旗旛。四方避難者。負糧挈眷而來。不可勝數。自後賊兵

過往者。聞六渾之名。俱不敢相犯。處亂保家不得不爾婁昭仍督莊兵耕種田禾。以爲山

寨之用。正是虎伏深山藏牙爪。龍潛大海待風雲。今且按下不表。再講廣陽王

起兵。來征拔陵。聞賊兵從五原來敵。衆將議曰。我兵不弱於賊。特無一驍勇之

將。與之爭鋒。故不能勝。令軍中誰堪作先鋒者。舉一人以對。衆將道。軍中實無

勇將。近聞賀拔允之弟賀拔勝。在雲州刺史費穆麾下。此人有一萬夫不當之勇。

天下無敵。若召以爲將。足破拔陵之膽。戰無不勝矣。廣陽從之。乃寫書與費穆。

要請破胡到軍。穆不敢違。遂送破胡來見廣陽。廣陽見其儀表不凡。英雄無比。

便封先鋒之職。授以精卒三千。謂勝曰。將軍此去。殺賊立功。千金賞。萬戶侯。不足道也。勝亦感激。誓以滅賊自効。遂領兵前往。行未廿里。正遇拔陵前隊。約有
五千人馬。勝勒馬高叫曰。破胡在此。誰敢出戰。賊將見是破胡。嚇得魂膽俱碎。
畏縮不前。破胡連喝數聲。不敢答應。直冲過來。賊兵望後便退。乘勢趕殺。直至
拔陵軍前。勒馬討戰。拔陵聞知大驚。語諸將道。今日破胡乘勝而來。誰去迎敵。
帳前走過孔雀之弟孔鸞。拔陵之弟拔兵。該死的啟口道。我二人願同出陣。斬
破胡之首。拔陵道。此人未易輕敵。各要小心。二人答應出馬。跑至陣前。與破胡
交鋒。戰未數合。被破胡一鎗一個。俱死馬下。拔陵大懼。諸將畏勝之勇。都不敢
出戰。遂引兵退三十里下寨。與韓樓大軍。相爲犄角之勢。廣陽王知前鋒已勝。
亦引大軍至五原山扎住。破胡數往挑戰。拔陵只是堅守不出。於是兩軍相持
不下。那知拔陵兵威稍挫。而莫折念生反於秦州。兵勢大盛。牽連敘下是古一人合傳遺法
日命其弟天生道。我今兵多將廣。分兵十萬於汝。去攻岐州。岐州一破。便提兵

進逼雍州。以破蕭寶寅之兵。我自在後接應。天生遂引兵而往。却說蕭寶寅。乃是南齊明帝之子。梁武篡位。殺其兄弟九人。寶寅脫身降魏。孝文帝時封爲齊王。尙南陽公主。甚加寵待。魏叛臣中唯寶寅最爲真心。故特敘其來歷。今因南道行臺元修義染得風疾。不能征討。故命寶寅代統其兵。以討莫折念生。不幾日。天生兵臨岐州。岐州刺史裴芬。與都督元志閉城拒守。被圍一月。城破。裴芬元志皆被殺。遂乘勝勢。進軍雍州之界。寶寅聞之。慌卽起兵相迎。見賊勢浩大。頗懷憂懼。忽有探子報來。西路上一枝軍馬約有五萬。打著官軍旗號。飛奔而來。使人問之。却是東岐州刺史崔延伯。奉天子之命。封爲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起本州人馬。來討天生。延伯素驍勇。力敵萬夫。寶寅大喜。請過相會。一路進發。行至馬嵬。莫折天生。扎營黑水之西。軍容甚盛。寶寅問延伯破敵之策。延伯曰。明晨先爲公探賊勇怯。然後圖之。乃選精兵數千。西渡黑水。整陣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遙爲接應。延伯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爭逐。其衆多

於延伯數倍。蹙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爲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兵天生之衆亦引還。寶寅喜曰。崔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夫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夫破之。明日延伯勒兵而出。寶寅之軍繼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斬賊將數員。將士乘銳競進。大破其兵。俘斬十餘萬人。天生率殘兵遁逃。官軍追奔至小隴。收得器械糧儲。不可勝計。岐雍及隴東之地皆復。只因寶寅不能戡下。將士稽留採掠。天生得脫。復整餘衆。塞隴道之口。以拒官軍。寶寅延伯。旣破莫折念生。以爲雍岐以西不足憂。遂停軍不進。一日接到涇州將軍盧祖遷文書。因反寇胡琛。據了高平。自稱高平王。又率入一聚集人馬數十萬。手下勇將百員。擾亂幽夏二州。勢極猖獗。今又遣大將萬俟醜奴宿勒明達。領兵十萬。來犯涇州。祖遷不能敵。以此求救於寶寅延伯。二人遂引兵會祖遷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勢大振。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

委走。延伯自恃其勇。且新立大功。以爲敵人畏己。欲卽擊之。先是軍中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之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整衆而前。以爲操必勝之勢。那知賊計百出。當兩軍相遇。正欲交鋒。忽有賊兵數百騎。手持文書。詐稱獻上降簿。以求緩師。寶寅延伯方共開視。宿勒明達引兵自東北至。萬俟醜奴引兵自西南至。官軍腹背受敵。延伯拍馬奮擊。奔馳逐北。徑抵其營。無如賊皆輕騎。往來如飛。官軍雜以步卒。戰久疲乏。被賊乘間冲入排城。陣勢大亂。延伯左冲右突。雖殺死賊兵無數。而士卒死傷亦近二萬。於是大敗。延伯之敗亦因恃勇而驕寶寅見延伯敗退。軍心已恐。忙卽收衆退保安定。延伯自恥其敗。欲與再戰。寶寅勸其養鋒息銳。徐觀時勢。以圖進取。延伯以爲怯。連夜繕甲治兵。招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兵。去賊七里結營。明晨不告寶寅。獨出襲賊。大破其壘。賊衆披靡。平其數柵。旣而軍士乘勝採掠。離其步伍。賊見官兵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而卒。可寶寅聞知往救。已無及矣。時大寇未

平。復失驍將。遠近憂恐。而寶寅自延伯死後。喪卒數萬。賊勢愈甚。深恐朝廷見責。心懷憂慮。時麾下有一人。姓鄭名儼。河南開封府人。生得丰神清朗。儀容秀美。向在京中。爲太后父司徒胡國珍參軍。因隨國珍得入後宮。太后悅其美。會私幸之。宮禁嚴密。人未之知也。及太后見幽。不得進見。寶寅西征。儼遂從軍而去。亦授參軍之職。在雍州已及一載。一日赦書至。知太后重復臨朝。私心大喜。

羣盜外蠹也。鄭儼內蠹也。外蠹未除。內蠹已煽。煽欲動禍亂焉。有已時。

欲進京而苦無由。今見寶寅有憂懼之色。

因告之曰。太后復政。明公尙未進表恭賀。恐太后不悅於明公也。寶寅失色道。君言是也。軍旅匆忙。未暇計此。今當表賀。但誰可往者。儼曰。明公如必無人。僕願奉命以往。且尙有一說。明公出師以來。雖有前功。難掩後敗。僕在太后前。表揚明公之功。以見敗非其罪。則朝廷益加寵任。可以無憂見責矣。寶寅大喜曰。得君如此。我復何憂。因遂修好賀表。命儼充作賀使。鄭儼別了寶寅。星夜趕行。因念太后舊情未斷。日後定獲重用。不勝欣喜。及至京師。將賀表呈進。太后見

有鄭儼之名。忙卽召見。儼至金階。朝拜畢。太后曰。久欲召卿。未識卿在何所。今得見卿。足慰朕心。儼伏地流涕曰。臣料此生不獲再見陛下。今日得覩聖容。如撥雲見日。不勝慶幸之至。太后曰。朕身邊正乏良輔。卿當留侍朕躬。不必西行矣。儼拜謝。太后淫情久曠。今舊人見面。滿懷春意。按納不下。那顧朝廷之禮。遂托以欲知賊中形勢。留入後宮。是夜儼宿宮中。與太后重敘舊情。宮中皆賀。明日升殿。卽拜儼爲諫議大夫。中書舍人兼領嘗食典御。晝夜留在禁中。不放出外。卽休沐還家。嘗遣宦者隨之。儼見妻子。唯言家事。不敢私交一語。自此寵冠羣臣。一時姦佞之徒爭先趨附。時有中書舍人徐紇。內又爲人巧媚。專奉權要。初事清河王。王死。又阿諛元義。義敗。太后以清河故。復召爲中書。及鄭儼用事。紇知儼有內寵。益傾身承接。奉迎唯謹。儼亦以紇有術智。任爲謀主。共相表裏。勢傾內外。時人號爲徐鄭。儼不數月。官至中書令。車騎將軍。紇亦陞至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令。皆出其手。紇素有文學。又能終

日辦事。刻無休息。不以爲勞。或有急詔。則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指使口授。造次俱成。不失事理。小人之亦有故能迎合取容。以竊一時之柄。然無經國大體。見

人則詐爲恭謹。而內實叵測。又有尙書李崇之子李神軌。內又一神采清美。官爲

黃門侍郎。亦私幸於太后。寵亞鄭儼。又有黃門給事袁翻。亦爲太后信任。徐鄭

袁李四人。互相黨援。蒙蔽朝廷。六鎮殘破。邊將有告急表章。儼恐傷太后之心。

匿奏不報。外臣有從北來者。皆囑其隱匿敗亡。不許言實。於是羣臣爭言賊衰。

不久自平。蒙蔽掩飾至於如此而未之有也太后日事淫樂。不以六鎮爲意。正是朝中已

把山河棄。闔外徒勞戰伐深。但未識後來變故如何。且聽下回細說。

用兵不知紀律。不用智謀。不知死活。一往向前。鮮有不敗者。胡太后不以

邊鎮爲事。惟務淫樂。以致宵小滿朝。綱紀大壞。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第十一卷 天寶求賢問劉貴 洛周設計害高歡

話說胡太后寵信鄭儼徐紇。居中用事。百僚畏憚。莫敢誰何。朝政日壞。今且按

下不表。却說魏初有兩秀容城。皆在并州之北。俱有居民數萬。北秀容酋帥雙姓爾朱。名羽健。爾朱榮是書中緊要人故先詳其世次一傳爲爾朱代勒。代勒爲人猛勇。御下又

極寬和。一日遊獵山中。部下之人射一猛虎。誤中其臂。代勒拔其箭還之曰。此

汝誤中我臂也。並不加罪。由是軍民無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封梁國公。年九

十餘而卒。子名新興。代父職。坐擁成業。雄鎮北土。畜牧尤蕃。牛羊騾馬。千百成

羣。各以毛色相別。瀰漫山谷。不可勝數。朝廷有事出師。新興每以牛馬芻糧來

獻。孝文以爲忠。進位將軍。勅爲秀容鎮第一酋長。宮室崇大。儼如王侯之居。府

庫充積。富可敵國。麾下猛將如雲。壯士如雨。生子榮。字天寶。聰明俊偉。才氣過

人。又多力善射。少時隨父入朝。武帝見而愛之。以中山王元英之妹妻之。卽北

鄉公主也。其後新興年老。表請傳爵於榮。明帝許之。榮襲父爵。新興死。魏又除

榮游擊將軍。榮每到春秋二時。率領眷屬。往高山大澤之處。射獵爲樂。故其姊

妹妻女。皆善騎射。有子三人。長菩提。次義羅。三文殊。年皆幼。女二。長曰娟娟。次

曰瓊娟。娟娟年十四。容顏絕世。有傾城傾國之貌。伶俐多能。性剛烈如其父。後爲肅宗嬪。敬宗立。榮復納之爲后。終歸高氏。爲獻武帝妃也。當是時。榮見朝政日亂。六鎮皆反。而手下士馬精強。糧儲廣有。隱有撥亂救民。化家爲國之志。又宗族強盛。弟兄叔姪。皆有勇略。虎在深山。爪牙已具。從弟名世隆。族弟二人。一名度律。一名仲遠。兄子二人。一名兆。字萬仁。一名天光。此五人者。才智兼備。武藝超羣。各鎮都畏之。號曰爾朱五虎。而五虎之中。兆尤勇猛。榮愛之如子。一日榮召五人。謂曰。四方兵起。名都大郡。皆爲賊據。朝廷出師累年。敗亡相繼。賊勢益甚。我恐此間亦不得安。我欲發粟散財。以招四方智勇。翦除兇暴。上爲朝廷出力。下爲地方保障。初念何嘗不好。汝等以爲何如。衆皆曰。主公之見是也。上報國家。下安黎庶。此不世之勳。有何不可。榮大喜。卽於秀容城上。豎起招賢旗一面。上書廣招賢智。共濟時艱。於是四方才勇之士。相率來投。時南秀容於乞眞。殺了太僕卿陸誕。據城造反。榮遣爾朱兆。引兵三千擒之。斬於城下。將首級封進京師。榮利次立功。

明帝大喜。封榮博陵郡公。長子菩提世襲。賜金三十觔。彩緞百疋。以榮寵之。又

桑乾鎮斛律洛陽。費來豆目。二人作亂。榮亦起兵破之於河西。斬其首級入朝。

榮又立功

以功進封安北將軍。都督恆朔二州軍事。榮自是英名四布。兵威益振。豪

傑歸心。六渾之友。劉貴。司馬子如。賈顯智。侯景。竇泰等。皆奔秀容。投在麾下。効

力。諸人紛紛投奔秀容。正爲後日便於從歡。張本。

榮一一收納。隨才任使。勅勒人斛律金。有武幹。行兵

能用匈奴之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敵兵遠近。初在懷朔鎮。楊鈞手下爲

將。鈞死。歸拔陵。見拔陵作事無成。脫身歸於爾朱氏。榮以爲別將。六渾妹夫庫

狄干。見北方大亂。欲攜家避入京師。雲州刺史費穆。知其才勇。劫至雲州。共守

城池。其時北境州縣。皆沒於賊。惟雲州一城獨存。四面阻絕。糧盡矢窮。外救不

至。穆知不能守。遂與庫狄干棄城南奔。投於爾朱榮。榮送費穆歸朝。留狄干爲

別將。甚加禮待。一日天光領二將來見。謂榮曰。此尖山賀拔允賀拔岳也。榮喜。

急起握二人手曰。將軍兄弟。英雄蓋世。想慕久矣。何幸今日得遇。但聞足下在

恒州把守。未識何以至此。允曰。允自武川失守。父被賊害。與弟岳投奔恒州。爲元僕射收錄。弟勝在廣陽王麾下爲將。廣陽奉召入京。勝亦來恒州相投。弟兄遂得相聚。不料廣陽去後。衆皆怨望。推鮮于修禮爲主。聚衆甘萬。擁兵來寇。元僕射使允等出戰。那知城中外連內應。城遂破。元僕射奔往冀州。允弟兄三人在亂軍中相失。今勝不知何往。我二人投北而行。行了兩日。無處容身。因在山前嘆息。忽逢明公之姪天光。說及明公好賢禮士。勸予來歸。故傾心至此。如蒙收錄。當効馳驅。榮曰。將軍此來。天作之合也。但未識令弟何往。吾當遣人覓之。使汝手足同在一處。因皆置爲將軍。歷敘諸人投奔蓋爾朱榮原有一時榮欲觀二人武藝。一日揀選人馬。帶允岳同往射獵。過肆州城下。肆州刺史尉慶賓忌榮之強。閉城不出迎接。榮怒曰。豎子敢爾慢人。以兵襲之。破關而入。執慶賓將殺之。忽報營門外有一少年將軍。自稱賀拔勝。要見主公。榮曰。破胡來耶。卽召入。破胡進至中軍。低首下拜。榮扶起笑道。爾來何晚也。令兄令弟皆在此。端望將

軍到來同聚。破胡道勝自恆州戰敗。兄弟失散。奔往肆州。蒙尉刺史以禮相待。今聞尉公冒犯虎威。行將就誅。特來求寬其死。幸明公恕之。異日勝事明公。亦不敢忘德。破胡大有儒將風榮道。今見將軍。如魚得水。不勝大幸。何爭殺此一人。命卽放之。破胡拜謝。允與岳上帳相見。悲喜交集。榮卽解下腰間獅蠻帶賜之。署爲副將。執慶賓還秀容。署爾朱羽生爲肆州刺史。榮是時目中已無魏矣。孝昌二年八月。賊帥元洪業。斬鮮于修禮。請降於魏。賊黨葛榮又殺洪業。自立爲主。軍勢浩大。進攻瀛州。章武王元融拒之。爲榮所殺。時廣陽王深。復奉太后命。領兵討賊。聞元融死。不敢進。朝廷逼之使戰。亦爲榮殺。爾朱聞之。益輕朝廷。嘗謂劉貴曰。今天下擾擾。世無定局。吾欲得一智勇無雙之士。如當年韓信之流。與之共定天下。今有其人乎。上輕朝廷下求奇傑天寶志不在小貴曰。吾觀天下豪傑多矣。如懷朔賀六渾者。其才足以當之。榮曰。吾亦頗聞其名。今何在。貴曰。六渾困守風塵。現在避處牛豆山中。以待時清。明公舉而用之。天下不足平也。榮曰。汝速爲我招之。

貴承命修書一通。遣人送往牛豆山。書中深致爾朱企慕之意。勸其速來。六渾得書。謂尉士真曰。如今羣雄奮起。反覆無常。吾儕投人。事亦不易。不如權住此間。徐觀形勢。以圖機會。君以爲何如。士真曰。爾朱雖強。未識爲人若何。且聞命遽往。恐爲所輕。六渾曰。君言正合吾意。遂不去。

榮開六渾之賢以書相招宜六渾即歸爾朱而偏不去生出洛

周相逼一事來在六渾多此一番糾纏於行文却添出一倍曲折時孫騰在陽曲川被寇。家業盡喪。亦來牛豆

山。與六渾同住。一日六渾與尉景、段榮下山探聽消息。至晚方回。纔到牛豆山下。忽見一人飛馬而至。高叫來者壯士。莫非賀六渾麼。六渾道。只我便是。那人道。吾主在後。等待多時。請公過去相見。六渾道。你主何人。那人道。我主姓杜。名洛周。柔元鎮人。今見天子無道。萬民愁苦。聚兵十萬。在上谷城中。欲圖霸王之業。以救生靈之命。仰慕壯士。文武雙全。才勇出衆。是當今第一豪傑。欲屈到幕下。同心舉義。故親自來請。先令小將致意。我乃賀拔文興。杜洛周妻弟也。六渾曰。你主錯了。吾因智勇不足。避難居此。有何德能。而敢爲興王之佐。話猶未了。

忽大炮一聲。擁出無數人馬。塞住山口。旌旗密布。劍戟如林。

寫出一時聲勢如風雨驟至令人駭

得

一人紅袍繡甲。在馬上欠身道。我杜洛周。素仰威名。特來奉請同往上谷。

共聚大義。富貴與君同之。如蒙慨允。卽此便行。倘有見棄之心。恐刀劍無情。驚及一家。六渾見此形勢。知不可拒。私語士真子茂曰。吾脫一身甚易。奈妻子何。乃下馬再拜。尉景段榮從之。洛周大喜。下馬答拜曰。君必與夫人子女同往。方得放心。省得身心兩地也。於是洛周上馬。送三人至菩提寺門外道。吾只在此等候。君進內速整行裝。便卽起身。六渾入內。告知衆人。內干夫婦大驚曰。君等皆去。吾在此作何倚靠。昭君曰。洛周反寇。君去奈何。歡曰。吾非不知。但欲保一家性命。權且從他。以解目前之厄。

明知不是件事。急且相。隨六渾今日之謂乎。

快去收拾行囊。又謂

婁昭曰。如今人力已少。倘有外寇憑陵。何以抵敵。君於此處。亦不可居。且往平城可也。於是除內干一家不去。餘皆起身同行。昭君姊妹。拜別父母。各流涕分手。洛周自得六渾等數人。兵士雲集。軍馬日廣。遂於上谷城築壇爲天子。改元

眞王。署置百官。以六渾爲將軍。統領人馬一萬。進兵來奪幽州。幽州刺史常景。上表奏聞。魏以常景爲行臺尙書。與幽州都督元潭。共討洛周。景卽起兵五萬。將盧龍一帶關塞之處。皆撥軍守把。元潭引兵三萬。軍於居庸關以備之。洛周又引兵來取安州。常景遣將崔仲哲邀之於元都關。仲哲素不能戰。一戰大敗。爲洛周所殺。居庸關守兵聞之。一夜盡潰。元潭逃歸幽州。洛周自以爲無敵。志益驕傲。軍無紀律。日事抄掠。用兵經年。一無所就。仍退回上谷。識者知其無成。唯六渾御軍有法。賞罰必信。因此得軍士心。人望咸歸。洛周忌之。密與賀拔文興謀曰。軍心盡向六渾。恐後日有元洪業之事。我不能爲鮮于修禮坐受其害。不如殺之。以杜後患。草寇見識文興曰。若殺六渾。尉景段榮等亦不可留。遂定計於中秋夜。借賞月爲名。宴於深山之中。四面伏兵。擒而殺之。有一小校。平日與段榮相好。密將此事報之。榮聞報大驚。時已四鼓。恐軍中驚覺。不敢往告六渾。明晨上帳參謁。諸將皆到。不見六渾。洛周道。六渾何以不至。有人稟道。六渾

昨夕飲酒過醉。不能起身。故失參見之期。洛周曰。今宵中秋佳節。不可虛度。晚間設宴於山峯高處。與諸君同玩良宵。六渾不可不至。榮曰。六渾雖是中酒。晚間自愈。主公先行。待小將促之使來。以赴主公之約。洛周應允。段榮隨到六渾家。密報其事。六渾大驚。時尉景同居。囑付昭君雲蓮。一同收拾行李。密約蔡孫兩家同逃。等至下午。聽知洛周出城。各將家眷載在車上。悄悄而行。尉景當先。蔡雋孫騰押後。六渾段榮假作赴宴。行至中途。謂衆將曰。我有一小事未了。當同子茂回去。君等先行。我隨後趕上也。道罷。飛馬回轉。保著家眷急走。再遲不洛周至晚。不見六渾等來。又差人召之。往來數里。已近黃昏。回報道。六渾等衆都已走了。洛周大怒。謂文興曰。六渾去尙未遠。汝引三千輕騎。擒來見我。休使逃脫一人。文興領命。忙卽帶了兵衆。飛奔而來。正是蛟龍尙未翔雲表。鴻鵠猶然困網中。未識六渾此番能逃得脫否。且待下回細說。

朝綱不整。以致亂賊紛紛。爾朱始以輔佐朝廷。掃清寇賊爲言。起念尙正。

後窺朝右無人。遂生異心。杜工部云。聖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是無人駕馭之耳。若杜洛周者。粗率鹵莽。殊無大志。真草賊耳。

第十二卷 翦劣馬英雄得路 庇倖臣宮闕成讐

話說六渾當日脫身而行。料洛周必不干休。定有追兵到來。謂衆人曰。若追兵到來。既要廝殺。又要照顧家眷。勢難兩顧。不如孫蔡兩兄。保著車仗人口先走。我與士真子茂在此。殺退追兵。隨卽趕上。尉景道。此計甚妥。於是家眷先行。三人勒馬以待。時近更餘。果見後面火把齊明。喊聲大振。賀拔文興追至。大叫六渾休走。我主待你不薄。奈何背主而逃。此非好男子所爲。六渾答道。你是賀拔文興。正要與你說明。我們住在牛豆山。原無意相從。你說洛周慷慨英雄。真心待人。故俯首相從。原來是一無知小子。妬賢嫉能。我等相隨一載。雖無大功。亦無大罪。奈何設宴山中。圖害我等性命。汝速回去。將吾言回覆洛周。並非我等不別而行也。我去非無因曲不在我片語足以却敵文興無言回答。又見三人挺鎗相待。自料敵他

不過只得收轉人馬回去。六渾出得上谷嶺。天已大明。後面又有喊聲。疑追兵復至。謂衆人曰。洛周兵力精強。我們寡不敵衆。急急向前。不可回馬與戰。昭君與端娥、端愛、高澄、乘一牛車。澄方六歲。數墮車下。歡怒其羈遲。欲彎弓射之。昭君大驚。高叫段榮曰。段將軍速救我兒。段榮飛身下馬。抱起高澄。歸於馬上。加鞭急走。行了一日。天色又晚。荒野中並無宿店。投一野寺權住。時天氣初寒。風雨暴至。衆人皆倉皇就路。衣衫單薄。不免饑寒。昭君親燃馬矢。作餅與六渾充饑。英雄失路自古皆然次日起行。六渾欲南奔葛榮。將近瀛州。聞葛榮強暴。甚於洛周。謂衆人曰。一誤豈容再誤。尉景曰。前路茫茫。今將曷歸。段榮曰。吾聞北秀容爾朱天寶。兵力強盛。大招賢士。若往投之。斷無不納。六渾曰。吾從洛周一年。今往投之。倘以反賊視我。加我以罪。我將何逃。此是六渾過慮而行。文不可無此一曲。蔡雋曰。有劉貴。司馬子如。數人在彼。必能爲我先容。可無憂也。於是六渾與五人同入并州。先借旅寓。安頓家小。然後段榮去尋劉貴。却說貴在秀容。最爲榮所信任。一日從城

外歸來。忽見一人。在馬上呼曰。劉君別來無恙。視之。乃段子茂也。卽忙下馬相見。問道。子茂何來。闊別二年。常懷想念。未識六渾及衆友近況若何。子茂道。六渾尉景等。俱在此了。崑望兄去相敘。因把前事細訴一遍。劉貴大喜。遂並馬入城。來見六渾。六渾見了劉貴。握手相慰。便將來投爾朱之故。細細說了。要他引進。劉貴道。爾朱慕名久矣。今日一見。必獲重用。無憂不得志也。司馬子如。庫狄干。賈顯智。侯景。竇泰。聞得六渾到了。陸續來望。相見皆大喜。劉貴道。諸君在此敘舊。我先見討虜。訴知六渾來意。明日便好進見。衆皆稱善。劉貴起身。忙到府門。值榮在城外桃林寨看兵。便往桃林寨求見。榮召入。貴在帳前拜賀曰。主公大業將成。又有高賢來助了。榮問何人。答道。高賀六渾。并有親友數人。同來相投。榮聞六渾至。大喜。問在何處。答道。在旅店中。明日來參。榮曰。我慕其人久矣。速來一會。便令小校備馬。同劉貴去接。六渾不敢遲延。忙來進謁。榮令別將迎之入帳。六渾見榮再拜。榮欠身請起。賜坐帳下。榮初聞劉貴之言。以六渾爲人

中之傑。氣象異常。今見其精神憔悴。形容枯槁。殊失所望。途窮遭眼白。雖六渾不免可嘆。問勞數句。不甚深言。歡卽辭退。劉貴暗忖道。天寶平日聞名起慕。今日相見。何反潸然。因留六渾到家。排酒洗塵。忽報討虜有命。六渾有甚親友。皆令明日來見。貴應諾。是夜六渾宿於劉貴家。貴私語六渾曰。君才能蓋世。奈與洛周同反。今唯在此立功。以蓋前愆。勿生退志。六渾以爲然。次日貴出全付衣服。與六渾更換。令人請尉景、段榮、蔡雋、孫騰。同至家中。齊入帥府。榮皆禮待。署爲將軍。六渾雖在軍中。未獲重用。一日上帳參謁。榮往廡中看馬。諸將隨侍。見一馬甚猛。四面皆以鐵欄圍之。六渾曰。此馬何故防衛甚嚴。榮曰。此馬號爲毒龍。莫能禦他。往往蹄嚙傷人。人不敢近。歡細視之。曰。良馬也。胸項間有旋毛一叢。故此作孽。若翦而去之。必足爲明公用也。榮曰。吾數使人翦之。毛不能去。反爲所害。故棄而置之。鎖縛廡中。六渾曰。歡請爲明公翦之。榮曰。奈何以一馬而殺壯士。語極有體。歡固請。榮許之。就把胡床坐下。諸將兩旁侍立。命六渾往廡中牽馬。毒龍一見欄

開。雙蹄並起。掙斷鐵索。奔出廐外。騰蹕跳躍。勢甚猛烈。形容得毒龍愈益六渾

當前攔住。喝道。你雖畜類。亦有性靈。既受參養。自當任人駕馭。何得蹄嚙殺人。

我爲你改惡爲良。異日立功邊上。方顯爾能。毒龍聽了。頓時收威斂迹。伏地低

頭。六渾貼近馬身。不加羈絆。翦去旋毛。衆人皆爲危懼。六渾神色自若。以旋毛

獻上。榮大喜道。果然名不虛傳。毒龍殺人多矣。卿乃獨能制之。歡曰。御惡人亦

猶是矣。雄才大略得一語托出榮奇其言。便道。此馬卽以賜卿。卿爲我試之。六渾騰身上

馬。那馬放開四足。風馳電掣。團團走了幾遍。六渾見有旗杆木豎在百步外。忙

取隨身弓箭。連發二矢。皆中木上。翦毛外餘波衆皆喝采。榮亦大喜。起身歸帳。屏去

左右。獨留六渾。賜坐帳下。以時事訪之。六渾告榮曰。聞公有馬十二谷。皆以色

別爲羣。不知明公蓄此何用。榮曰。試言汝意若何。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

嬖孽專權。宵小亂政。朝綱不振極矣。以明公之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紘之

罪。以清君側。天下孰不俯首畏服。惟命是聽。如是則大功立致。霸業可成。此賀

六渾志也。明公豈有意乎。

此直行已志曲合榮心彼相得如土委地矣

榮曰。卿言正合我意。兩下情

投意合。傾心吐膽。談至更深。六渾始退。次日爾朱榮移兵屯於晉陽。諸將皆從

六渾家眷。住上黨坊內。尉段蔡三家。皆就傍居住。六渾從軍晉陽。當是時。

再將全局

亂勢一振通體皆振

洛周侵掠薊南。勢益猖獗。念生奪了岐州。官兵累敗。葛榮據了信都。

都督裴衍被殺。其後杜粲殺了莫折念生。占了秦州。葛榮并了洛周之衆。兵勢

益大。橫行河北。蕭寶寅出師累年。靡費不貲。屢次喪敗。懼朝廷見責。內不自安。

定計欲反。行臺郎中蘇洪哭而止之曰。王本以窮鳥投人。朝廷假王羽翼。榮籠

至此。屬國步多艱之日。不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遽行守關問鼎之事。魏國

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其成。王若行此。我恐荆

棘必生於齋閣也。寶寅不納。遂反。自稱齊帝。改元隆緒。正平薛鳳賢薛修義亦

聚衆河東。分據監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遠近大震。爾朱榮謀於歡

曰。關西皆反。我欲發兵討賊。何者最先。歡曰。平外賊。易除內賊。難。公但養精蓄

銳先除朝內之賊。則外賊可指揮而定也。據亂要言榮以爲是。於是日伺朝廷之隙。

按兵以待。再說孝明帝卽位十二載。年已十八。朝政一無所預。太后私幸鄭儼。

諸人慮帝年長。知其所爲不謹。於宮中多樹耳目。務爲壅蔽。凡帝親愛者。恐其

傳言洩漏。百計去之。時有密多道人。善能胡語。帝寵之。又有鴻臚少卿谷會治。

通直散騎谷士恢。皆帝所寵信。朝夕侍於禁中。太后忌之。之何忌孝昌二年二月。

帝奉太后宴於御園。谷士恢侍側。太后曰。谷卿聰明多才。必知吏事。令爲晉州

刺史何如。士恢心懷帝寵。不願出外。良久不答。太后再言之。帝曰。士恢年少。難

當方面之任。母后勿遣。次日太后坐便殿。召士恢曰。我命卿爲晉州刺史。如何

違我。士恢曰。容臣入別至尊。太后不許。士恢再四懇告。鄭儼在旁奏曰。此等小

臣。敢違陛下之旨。不斬之。無以警後。太后卽命斬之。帝在宮中。不知士恢已死。

命內侍召之。內侍回奏云。士恢已被太后斬訖。帝失色。驚問士恢何罪。內侍言。

太后欲以爲晉州刺史。士恢不從。中書鄭儼奏斬之。帝怒。稱疾不出。太后使宮

女來問。帝不答。太后親至顯陽殿。問帝何疾。帝曰。我怒谷士恢。受朕深恩。今往

晉州不來一辭。我欲封劍斬之。取其首級來視。怒極故以反言出之太后聞帝言。已知左

右。奏知。謂帝曰。谷士恢一个小臣。敢違我命。抗言犯上。吾故斬之。實未至晉州

也。帝曰。士恢死乎。太后曰。然。帝曰。得見其首乎。太后命左右取首進之。帝見首。

痛哭流涕曰。此鄭儼殺汝耳。吾當報之。太后大驚曰。帝誤矣。我自殺之。於儼何

涉。帝爲萬乘主。豈少此等人入侍左右。而爲此感傷。帝恐傷太后之意。命以厚

禮葬之。儼知帝怒及己。又奏太后道。士恢雖死。密多道人谷紹達尙在帝側。二

人讐我更深。必除之爲安。太后曰。易耳。命儼暗招刺客。殺密多於城南大巷。帝

怒。嚴旨搜捉賊人。限在必得。己心疑太后所爲。未幾。又報谷紹達被太后賜死。

己所寵則榮之。帝所寵則殺之。欲以愚帝爲計。亦拙。帝怒甚。忿忿走入紫華宮。謂盧妃曰。朕以太后之故。

鄭儼徐紇。內宮不禁往來。今朕所寵信者。太后必欲置之死地。未識何意。盧妃

奏曰。陛下深居九重。朝權皆歸國母。陛下所寵。焉能得保性命。帝曰。吾殺徐鄭

以報之何如。妃曰。徐鄭朝夕在宮。太后所寵。陛下焉得殺之。帝曰。太后與鄭有

私乎。

孝明尚在
睡夢中耶

妃曰。妾不敢說。願陛下留心察之。且陛下還宜加意自防。勿爲

姦人所算。帝聞之。益悶悶不樂。是夜宿紫華宮中。次日傍晚。帝密勅北宮宦侍。

夜來不許鎖斷嘉福殿門。一更後。隨了數個宮人。行至嘉福殿後麟和閣下。聞

閣上有笑語聲。帝問何人在閣。宮人悄悄奏道。太后與尙書鄭儼。宿於閣上。帝

知太后不謹是實。長嘆一聲。忙卽回步退出。明日宮人奏知太后言。帝昨宵至

此。太后之事。俱已知之。長嘆而去。太后大驚曰。誰爲是兒言之。私來窺我。鄭儼

失色。跪於太后前曰。事露。帝不能奈何陛下。臣今死矣。太后曰。毋恐。有我在。斷

不令卿遭誅也。

欲保庇人其如此身不得保乎

儼拜謝曰。若得陛下作主。臣等方敢常侍左右。

因斬司宮者數人。以其失於防守。縱帝得入也。帝聞之。益怒。自此母子遂成嫌

隙。兩宮不相往來。但未識後事若何。且聽下回細述。

高歡對爾朱數語。磊磊落落。固是英雄本色。孝明惑於宵小。太后恣行淫

亂。任用非人。致令六鎮窺伺。寇盜生心。禍端蜂起。至於不可收拾。可歎哉。

第十三卷

賜鐵券欲圖邊帥

生公主假作儲君

話說并州刺史元天穆。本魏室宗親。因太后專政。徐鄭用事。心常不服。見爾朱士馬精強。欲借其力以傾朝廷。深相結納。添一榮亦喜其與己。焚香刺血。結爲兄弟。誓生死不相背負。事無大小。皆與商議。一日榮同帳下諸將。來至并州。與天穆議事。天穆設宴留飲。酒至半酣。問榮曰。弟來欲議何事。榮屏去左右。惟賀拔岳在坐。榮曰。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姦佞弄權。忠臣屏迹。我欲舉兵入洛。內除諸姦佞。外削羣賊。兄以爲何如。穆與岳皆曰。討虜之意。實合羣望。當早行之。榮曰。事果可行。吾卽表奏朝廷。以討賊爲言。庶幾師出有名。天穆力贊其成。榮就寫表一道。發使進京。太后見奏。疑榮有異志。乃付有司商議。羣臣皆以榮兵強盛。不宜允其所請。太后乃下詔止之。其略云。今念生梟戮。寶寅敗逃。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大破羣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率衆二萬。出鎮相州。卿

宜高枕秀容。兵不須出。榮得詔大笑曰。天下亂形已成。朝廷反說太平無事。吾豈可因詔而止。蓄念已久。豈片詔可止。乃請天穆到府。遍召諸將共議。衆皆曰。朝廷不准發兵。是有疑我之心。此事豈可遂已。於是榮復上書。其略云。

今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懼。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早發兵。東趣下口。以躡賊人之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兵將雖少。願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溢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併洛周之衆。恩威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若允臣所請。大功可立。臣整率師旅以待。唯陛下鑒之。

一面進表。一面興師。署高歡爲都督。統領十萬人馬。高歡從此得意。鎮守桃林寨。日夕操練。以待征調。自領馬步兵三十萬。結營井陘之上。旌旗映日。殺氣連雲。附近州縣。莫測其意。人人疑慮。個個驚心。表到京中。舉朝大駭。太后見其不肯罷兵。恐有變亂。召廷臣問策。中書舍人徐紇出班奏曰。臣有一策。可制爾朱之命。后

問何策。紇曰。爾朱榮世據秀容。畜牧蕃息。兵勢強盛。皆因能用人也。

太后亦能用耳。

今其手下將士。或反賊餘黨。或罪臣子孫。懼禍亡命。皆被爾朱榮收納。

授以軍職。賜之財帛。衆人懷恩感激。無不盡心協力。故所向克捷。威振山西。臣意莫若先離其黨。私行聖旨。許以高官厚祿。賜以金書鐵券。密令暗圖爾朱。則

其黨必食朝廷之賞。羣起而誅之矣。

真小兒之見。

太后大喜。如計而行。時有爾朱榮

從弟世隆。在京爲直閣將軍。探得朝廷陰謀。密將此事報知天寶。天寶大怒。乃召集諸將。謂曰。今朝廷有密旨到來。命汝等圖我。以取富貴。汝等若貪朝廷官爵。請從此別。若願隨我者。當留麾下。慎勿心懷兩意。暗生反側也。衆將皆曰。某等遭時不遇。窮困風塵。得遇明公。拔之糞土之中。置之將士之列。執鞭墜鏡。生死願隨。朝廷富貴。非所敢望也。榮大喜道。卿等若不相負。朝廷賜來官爵。當盡留之。等我日後得志。照其所留之書之爵相授。衆皆拜謝而退。且說太后聽了徐紇之計。以爲事必有成。不以爾朱爲意。淫亂如故。時有武都人楊白花。少有

勇力。容貌雄偉。太后逼而幸之。白花懼禍及。奔南梁。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惋悽。歌曰。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闈闔。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歌極悽惋

一日鄭儼進宮。聞其歌。知太后思念白花而作。曰。陛下何多情也。太后曰。情之所鍾。不能自己。吾念白花。猶念卿也。儼曰。臣蒙太后寵愛。奈帝屢欲殺臣。白花所以懼禍而逃也。太后曰。近聞潘充華懷孕將產。若生太子。吾將幽帝南宮。以

太子爲幽帝地想路奇極

立太子爲帝。誰敢違我。儼曰。倘生公主。奈何。太后曰。卽生公主。吾

吩咐監生人等。詐言太子。竟瞞了天子大臣。吾計亦可得行。儼曰。太后之見。果智逾良平。燕雀處堂無有遠計二人計議已定。探得潘妃產期已近。太后親臨

絳陽宮。帝與潘妃接見。太后告帝曰。我聞兒女出胎之時。不要父母相見。恐有妨剋。官家與妃年少。恐未之知。故吾來告帝。於數日內。宜往別宮遊幸。吾在此

看視。帝以太后言爲誠。從之。太后私囑其下曰。妃生育時。若生太子。固不必言。倘生公主。亦必詐言太子。報知於帝。使帝心欣喜。有罪我自赦之。衆皆聽命。未幾。潘妃生下一女。報帝太子生。帝大喜。卽乘步輿至絳陽宮。太后迎而賀之。帝亦爲太后賀。帝欲見兒。太后曰。不可。太子新生。待三日後。方可見面。孝明眞是此。至帝乃出御前殿。頒詔改元武泰。大赦天下。百僚稱賀。却說盧妃宮中。有一宮女慧娘。係西番國貢來之女。年十四。心性慧巧。兩耳通靈。能知合宮大小事。告盧妃曰。潘妃所生。乃女子也。妃曰。汝妄言。不畏死乎。慧娘曰。此皆太后鄭儼之計。所以假稱爲男者。將不利於帝。妾不言。負夫人。夫人不言。負帝矣。言甚如明決言不實。願敢斬首階前。妃大驚。至晚。帝宿宮中。盧妃將慧娘之言告帝。帝立召慧娘問之。慧娘如前言以對。帝命收入永巷。謂盧妃曰。明日朕往驗之。倘其言虛。殺之以絕亂傳。次日。帝至潘妃宮。見太后曰。朕欲觀太子浴。太后沉吟久之。曰。太子已浴過矣。帝疑之。因問太子何在。太后曰。在龍床上睡熟。帝起請太后。

同去一看。揭帳視之。目細口小。絕不似男子模樣。帝曰。此莫非女乎。何絕無男子相也。不悅而出。何不看出其隱處。呆子可笑。太后知帝已識破。不好再瞞。設宴絳陽宮。召帝及胡后同飲。酒半。屏退左右。謂帝曰。帝年十九。尚無子嗣。吾故假言生男。以悅帝心。其實女也。胡后聞之大驚。帝忿然作色曰。朕因母后言誕生太子。故頒大赦之詔。受廷臣之賀。今言是女。教朕有何面目居臣民之上。拔劍而起。太后驚問曰。帝欲何爲。帝曰。今殺此女。以洩吾忿。更感太后變色。不別而還北宮。胡后向帝再拜曰。此雖女子。亦是陛下骨血。奈何殺此無罪之兒。以觸太后之怒。帝收劍。頓足大恨。是夜帝宿別殿。轉輾不寐。思想慧娘之言。句句是實。必殺徐鄭。庶杜後患。但受制太后。不敢輕動。如何設法除之。見窗外月光如晝。起身步出階來。忽聞碧沼池邊。切切言語。遣內監問之。回奏云。是巡宮大使與直閣將軍爾朱世隆講話。帝召世隆至。世隆倒身下拜。帝問卿爲直閣幾年矣。曰。三年。又問秀容爾朱榮。係卿何人。對曰。臣之從兄。又問爲人若何。對曰。臣兄榮。智勇兼備。

忠義是矢。惟有赤心爲國。上報天朝。越在外臣。常以不得親近至尊爲恨。帝曰。

卿兄若此。是社稷之臣也。朕欲召入輔政可乎。世隆再拜曰。此臣兄之願也。言

畢退出。帝聞世隆言。暗想欲去徐鄭。礙於太后。爾朱榮兵威足以制之。不若密

召向闕。以脅太后。以討二臣之罪。吾患除矣。當時朝臣不皆太后心腹。孝明一

乃召外兵除之。舍易就難。亦愚矣哉。次日。乃召世隆言之。授以密詔一道。令其內瞞太后。外避百

官。暗暗遣人賈往。世隆大喜受命。再說爾朱天寶北兵并陘界口。日日揚威耀

武。忽有天子密詔到來。召他引兵入都。誅除姦黨。世隆亦有書至。不勝大喜。此

來得正好。元天穆知之。亦來告曰。以弟之威。除徐鄭之徒。如拉枯枝。乃百世之功。機

不可失。榮於是卽令使者回奏曰。臣欲掃清朝野久矣。今接帝旨。敢不星夜赴

闕。制姦臣之命。報陛下之德。使者已去。遂與天穆商議。須得一智勇之將。使爲

前鋒先進。天穆曰。賀六渾可當此任。榮從之。賀六渾爲先鋒。付精兵三萬。以尉

景、段榮、劉貴、賈顯智、蔡雋、孫騰、六將副之。六渾將行。謂妻昭君曰。吾有軍事。當

卽起程。不及復顧家矣。昭君曰。大丈夫公爾。忘私努力。王事可也。奚以家爲。

絕無兒女氣。知其志不在小。

六渾曰。聞汝言。令人意豁。遂行。天寶亦告其妻北鄉公主曰。吾

將入靖內亂。明日行矣。公主曰。吾夫威名太盛。致朝廷疑懼。詔書到來。未識真

假。莫若遣將先發。將軍暫緩數日。以觀人情向背。榮於是停軍不進。且說帝自

發詔後。無一人知。使者回奏。爾朱榮得詔大喜。不違時刻起兵。聞之頗生疑慮。

沒主見人作事總是信於事前而疑於事後者。

長樂王子攸。與帝素相愛。因召入涼風堂。密告之。故子

攸大驚曰。陛下誤矣。爾朱榮數世強盛。威鎮北邊。其人殘暴不仁。屢有飛揚之

志。今若召之入內。是開門揖盜。徐鄭雖除。爲禍更甚。慮得漢代董卓之事。可鑒

也。帝大悟曰。此舉匆匆。悔不與卿商議。今惟發詔止之耳。子攸道。如此幸甚。乃

復遣使諭榮曰。鄭徐之徒。少削威權。卿且安守。待朕誅之。然後召卿入朝。以清

外寇。榮得詔大驚曰。此非帝意。必有人阻之者。然吾有此詔。且勿遽發。斯時六

渾之軍。已過上黨。聞有詔亦止。按定外邊兵馬方好細叙朝中情事。那知事雖祕密。而兩次降詔。

已露風聲。徐鄭二人一聞此事。嚇得魂飛魄散。入告太后曰。帝怨臣等。以及太后。密召爾朱榮。誅戮臣等。臣等固不惜一死。但恐太后性命亦不能保。奈何。太后怒曰。是兒欲奪吾權。結外兵爲援。今先廢黜。幽之南宮便了。二人曰。非計也。帝以無罪見廢。朝臣不服。爾朱轉得藉口興師矣。臣等却有一計。陛下如能行之。方保無事。太后曰。計將安出。卿且說來。二人說出此計。管教大逆頓成。同反掌。至尊一死等鴻毛。且聽下回細述。

胡太后但知淫亂。不顧利害。至以女爲男。更屬婦女之見。孝明質地忠厚。爲母愚弄。至欲召爾朱榮入誅徐鄭。尤爲失策。爾朱虎視眈眈。正欲發難。而無由。今乃召之。是猶招虎入羊羣也。與何進之召董卓何異。天厭魏德。蓋有莫知爲而爲者。昭君與六渾臨別數言。真巾幗丈夫哉。

第十四卷

內釁成肅宗遇毒

外難至靈后沉河

說這徐鄭二姦獻計太后。太后忙問何計。儼曰。陛下欲免大禍。除非暗行酖毒。

害了主上。以公主爲太子。扶立爲帝。那時權在陛下。內可杜羣臣之口。外可止爾朱之兵。待人心已安。然後別選宗室。以正大位。不唯免禍。而且多福。陛下以爲何如。太后不語。旣而曰。帝旣不復顧母。吾亦焉能顧子。淫亂婦人不顧其夫。井不惜其子。性性如

是二人見太后已允。密密退出。武泰元年二月。帝御顯陽後殿。盧妃侍寢。帝飲

酒甚美。睡至夜半。口渴呼湯。飲湯後。胸忽煩悶。覺有異。問宮人曰。頃所飲者何

酒。宮人曰。是太后送來進帝飲者。命勿洩。故不敢言。帝知中毒。惋恨良久。後不

能語。至五更而崩。初則以子爲重。雖死不顧。繼以貪淫之故。殺子亦不顧。吾不知胡后前日之心。肝何在。在位十三年。一

十九歲。盧妃大哭曰。太后自殺其子。明日必歸罪於我。遂自縊。宮人飛報太后。

太后佯爲哀痛。明日升殿。諭廷臣曰。昨夜帝飲酒過多。五更崩於顯陽後殿。羣

臣相顧失色。高陽王出班哭奏曰。帝年少。初無疾病。何由遽爾宴駕。宮中定有

姦人作逆。乞查侍寢何人。尙食何人。以究帝崩之由。庶大逆可除。太后曰。昨夜

盧妃侍寢。已懼罪自縊。無從究問矣。說得乾淨。高陽王默然。羣臣皆疑帝之暴崩。必

出徐鄭之謀。惟有飲恨而已。誰敢出聲。旋於潘妃宮中。抱出假太子。立爲新君。百官先行朝賀。然後發喪。文武莫敢違者。越三日。太后見人心已安。復下詔曰。潘妃所生。實是公主。因天子新崩。假言太子。以安物望。今有已故臨洮王寶暉之子元釗。高祖皇帝嫡孫。宜承寶祚。於是卽日迎入。登位於太極殿。是爲幼帝。年始三歲。太后欲久專國政。貪其幼而立之。大赦天下。百官文武加二級。宿衛加三級。詔到并州。爾朱榮大驚。謂天穆曰。主上年少。無疾遽崩。內中必有弒逆情弊。且帝年十九。天下猶稱爲幼主。今奉未能言語的小兒。以臨御天下。天下其誰服之。詞理明達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翦誅姦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弟能若此。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爲嗣。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何異掩目捕雀。塞耳撞鐘。今羣盜沸騰。鄰敵窺伺。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

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普天之恥。謝率土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發表後。下令諸將。以賀拔勝將前軍。賀拔岳副之。爾朱天光將左軍。司馬子如將右軍。爾朱兆爲副元帥。竇泰爲帳前都督。賀拔允爲參謀。斛律金爲護軍。爾朱重遠押後。自主中軍。統精兵五萬。擇日起行。命先鋒六渾引兵先進。六渾兵過困龍崗。忽報京中爾朱世隆至。歡接見。世隆謂曰。吾奉太后命來見天寶。將軍且暫停軍馬。俟吾見過天寶。再議進止。歡許諾。世隆來見爾朱榮。榮問何以至此。世隆曰。太后見兄表章大懼。召弟入宮。諄諄慰問。命弟到來。勸兄勿動干戈。若肯安守邊隅。重封高爵。永享富貴。弟只得受命而來。榮曰。此皆太后飾說。吾豈肯受其籠絡。你亦不必進京了。世隆道。弟不復命。太后必疑。反令多爲之備。非計之得也。不若弟去復命。以好言慰之。令彼不疑。兄乘其懈。便可直達京師。榮曰。你既要回。吾尙有一事相託。前日元天穆勸我廢黜幼主。別立宗人。有長樂王

子攸。其父武宣王。有勳社稷。可册立爲帝。你道其人若何。世隆曰。若說此人。相

貌不凡。果有人君之度。立之最宜。榮曰。此人果可。汝到京中。將吾推戴之意。暗

暗通知長樂。

太后使世隆勸止榮兵榮即使世隆通
信長樂是世隆之來適成榮之便耳

吾兵到河內。卽來奉迎。你

亦早爲脫身之計。勿誤我事。世隆領命。臨行。謂榮曰。請計弟之行日。已到京師。

然後發兵。榮許之。於是世隆星夜至京。復命於太后曰。臣榮聞命。已止兵矣。願

太后勿憂。太后大喜。賜金帛勞之。世隆拜退。密探子攸在府。便來進謁。子攸接

進。敘禮畢。便問卿往北邊。能止晉陽之兵否。世隆請屏左右。私語王曰。臣兄爲

先帝復讐。大兵必到。但其私誠。欲奉大王爲帝。以主社稷。令臣先來啟知。王曰。

吾無德。不可以爲君也。世隆再三勸進。王乃應允。先是侍中元順。一夕夢見黑

雲一團。從西北角直冲東南。日月俱破。星象皆暗。俄而雲散。有日出於西南。光

甚明。有人言曰。此長樂日也。忽見鸞旗黃蓋。皆是天子儀仗。去迎長樂王爲帝。

駕從闔闔門而入。升太極殿。百官呼萬歲。身在中書省。步行廊下。見大槐樹一

株脫去衣冠。坐於樹下而覺。忙中敘一夢兆似應。筆却正與後事呼應。明日遇濟陰王元暉業。將

夢一一告之。憂其不祥。暉業曰。長樂是彭城子。莫非此人爲帝乎。然彭城有功德於天下。若其子爲帝。亦積善之報。兄何以爲不祥也。順曰。黑雲氣之惡者。北方之色。必有北敵來亂京師。日者君象。月者后象。衆星者百官之象。今皆破暗。必有弑害二宮。殘殺百僚之事。可惜長樂爲帝。年亦不久。日出西南。已屬未時。至酉時而沒。只有三個時辰。多則三年。亦必有變。吾坐槐樹之下。槐字木傍鬼身。并又解去冠冕。能無死乎。大約死後。乃得三公贈也。說罷慘然。後來其言皆應。再說太后得世隆回報。心無疑慮。寵任徐鄭如故。忽有宮人啟奏。盧妃在日。有宮娥慧娘。年甚幼。能知未來事。前日假生太子。報知於帝者。卽是此女。帝怒其妄。幽之永巷。今言太后大禍臨頭。若寬其禁。彼能解救。太后遂召之。慧娘至太后前。全無畏懼。太后問曰。前潘妃生女。你從何知其非男。慧娘曰。妾得仙授。宮中事何一不知。太后欲行廢黜。徐鄭唆成弑逆。瞞得衆人。瞞不得我。慧娘數語。

太后於孽鏡臺令他縣閃不得臺但恐釁從內起禍自外來六宮粉黛盡爲刀下之魂八百軍州

都入他人之手太后聽了大怒道無知潑賤敢以妖言嚇人吩咐拿下斬首慧娘笑道只怕你要殺我不能人要殺你反易說罷化爲白鳥冲天飛去衣裳首飾盡卸階下要知妖由人興太后禍期已近故有此怪誕之事國之將亡必有妖孽慧娘其妖

太后呆了半響兩旁宮女驚得魂膽俱消忽有黃門表章呈進稱奏爾朱之

兵已過太行山直闌爾朱世隆昨夜全家逃去太后知事急忙召王公大臣俱入北宮商議諸王皆恨太后淫逆莫肯設策獨徐紘大言曰爾朱榮稱兵向闕文武宿衛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願

陛下勿以爲憂徒小人不知死活活太后信之遂命黃門侍郎李神軌爲大都督領

兵五萬至河北拒之別將鄭季明鄭先護領兵屯守河橋步衛將軍費穆屯兵小平津却說榮自離了并州大軍浩浩蕩蕩一路進發沿路州郡皆具斗酒相犒無一敢拒過了上黨六渾迎著會兵一處星夜前來真是兵不留行勢如破

竹。將近河內。忽有探子報來。河陽城內。朝廷差大將李神軌領兵把守。

燈臂當車立見

其敗矣

爾朱榮傳令扎住人馬。對諸將道。誰爲我去擒此賊來。賀拔勝應聲而出。

請以五百騎往擒之。榮大喜。卽命勝往。是時神軌屯兵河內。日日懼榮兵之來。手下將士。全無鬪心。一聞破胡兵到。知其驍勇難敵。慌忙引兵渡河。退據內城。榮聞之大笑曰。此等人。何足污我刀刃。忽報世隆到來。榮備問京中情事。世隆一一告訴。言其必敗。榮遂遣親軍王信。改換衣服。潛入洛陽。迎長樂王子攸。及彭城王元紹。霸成公子正。弟兄三人。同來河內。長樂謀於彭城曰。爾朱兵到。玉石俱焚。吾等生死未卜。不如權且從之。但當速去。遲則恐有間阻。遂乘五更時候。改易服色。同了王信。悄悄逃出京城。不由正路。從高渚渡河。榮聞王來。率領將士皆至河邊迎接。諸將及衆軍。皆呼萬歲。榮遂結帳爲行宮。奉王卽位於河陽。是爲敬宗皇帝。榮與衆將。皆帳前朝賀。帝遂下詔。封兄元紹爲無上王。弟子正爲始平王。以爾朱榮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尙書令。封太原王。其

餘將士並皆進爵有差。帝素有賢名。遠近聞知爲帝。人心悅服。鄭先護謂季明

曰。新君已立。太后終亡。吾儕爲誰守此。不如先行投順。以免同逆之誅。二人遂

迎拜馬首。請帝入城。神軌聞北中不守。率衆遁還。費穆與榮有舊。亦棄軍來降。

榮見之大喜。不令見帝。留爲帳中心腹。徐紇知大勢已去。矯詔夜開殿門。取了

驛驢廄御馬十四。東奔兗州。鄭儼不別太后。亦逃還鄉里。小人平日大言不慚至此只辦一走可笑

太后初聞長樂兄弟三人逃去。已疑宗室諸王有變。後聞長樂卽位。鄭先護等

投降。大驚。忽報李神軌回。太后召入問之。乃知費穆亦降。益懼。忙召鄭儼。徐紇

欲與商議。回報二人已逃。太后謂神軌曰。諸事皆二人爲之。今反棄我而去。何

味良乃爾。好偷漢者往往吃苦如此其如好淫者之不悟何神軌亦默然而退。其後連召大臣。無一至

者。又聞新君有命。文武百官。著往河橋迎接。衆皆遵旨。尙寶卿來索玉璽。變衣

衛整備法駕。太后見時勢大變。乃入後殿。召孝明帝妃嬪。自胡后以下。共三百

餘人。盡出家瑤光寺。痛哭出宮。送幼主歸舊府。太后亦自入寺爲尼。尙望佛力保庇耶恐

佛亦不能救矣

未幾。榮遣將軍朱端。以一千鐵騎。來執太后幼主。端入京。問留守官曰。

太后幼主何在。留守曰。太后避往瑤光寺。幼主送還舊邸。端到寺。入見太后。太

后大驚。問曰。卿係何人。端曰。太原主將士奉旨來迎太后。太后曰。卿且退。吾當

自往。端不許。軍士皆拔刃相向。太后失色。只得上馬起行。可憐身不端又執了

幼主。齊至河橋見榮。榮命人帳相見。太后見榮。多所陳說。榮曰。無多言。喝令左

右執至河邊。併幼主共沉之河。併幼主沉之亦太忍矣可憐一代國母。如此結果。正應術

士之言。尊無二上。不得善終。後人有詩弔之曰。

昔日捐軀全爲子。一朝殺子又何爲。

黃河不盡東流恨。高后泉臺應笑之。

榮既沉太后。費穆密說榮曰。大王士馬不出十萬。長驅向洛。既無戰勝之威。羣

情素不厭服。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殺。

更樹親黨。恐大王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費穆既不能忠君。爲國又創此謀。小人無所不爲。信

然榮心然之。忽報慕容紹宗自晉陽來見。榮喜曰。紹宗來。吾又添一助矣。因謂之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蔓剪。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不可。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淆亂四海。大王興義兵。以清朝廷。此桓文之業。伊霍之舉。天下無不悅服。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良計也。若從紹宗之音榮亦何至及身受禍費那知天寶性本殘忍。聞費穆言。頓起殺心。紹宗雖極口止之。榮終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陶渚。別設行宮居之。無上始平二王隨侍。榮密令心腹驍將郭羅刹。叱列刹鬼。持刀立於帝側。詐爲防衛。俟外變一起。卽殺無上始平。斯時百官皆至。求見新君。榮悉引之行宮西北河陰之野。曰。帝欲在此祭天。百官宜下馬以待。衆皆下馬。榮乃引胡騎四面圍之。責衆官曰。昔日肅宗年幼。太后臨朝。全賴汝等匡輔。任劉騰之弄權。縱元義之害政。及至徐鄭用事。濁亂宮廷。四方兵起。九重被弑。曾無一人以身殉國。報君父之讎。伸大義於天下。職爲公卿。實皆貪污無恥之徒。今天子

賢聖不用汝等匡弼也。說話亦是正論然一概言訖以手一揮胡騎四面縱兵。百官之頭如砍瓜切菜。自丞相高陽王以下朝臣共二千餘人盡皆殺死。嘆可只見愁雲慘慘怨氣重重。肝腦塗裂皆錦衣玉食之儔。血肉飛揚。盡鳳子龍孫之屬。衣冠之禍莫此爲烈。但未識帝在行宮能保性命否。且聽下回細剖。

太后聽徐鄭之言殺其親子而不顧。真是天理滅絕。其及於難也宜矣。爾朱榮性本兇殘聽費穆之言盡戮諸王百官至二千餘人之多。其惡甚於董卓。然若輩既無濟變之才。又無忠盡之節。庸庸碌碌苟合取容。以圖富貴。殺之亦是快事。爲之慨然。

第十五卷

改逆謀重扶魏主

賈餘勇大破葛榮

話說河陰之役百官皆遭殺戮。後有朝士續到者五百餘人。聞之魂飛魄散。皆驚慌欲避。覓路逃生。無如四面鐵騎奉了天寶之命。重重疊疊圍住不放。真如鳥投羅網。魚入網中。命在頃刻。只見前有一將高叫道。新君卽位。全是太原王

大功。今王在上。還不下拜。衆官聽了。人人拜伏在地。不願死而拜人死耳又高叫

道。魏家氣數已盡。太原王合爲人主。汝五百人中。有能爲禪文者。免死。若不能。

盡殺無遺。衆臣莫敢出聲。榮大怒。曰。豎子欺我乎。言未了。只見一人起身告曰。

某爲大王作禪文。榮問你是何官。對曰。臣乃治書御史趙元則也。榮令送入營

中。吩咐道。好爲之。又使人高唱元氏滅。朱氏興。六軍齊呼萬歲。聲震山谷。志氣

竟是一團癡態榮大喜。便遣數十親卒。拔刀直向行宮。殺帝左右。時帝居帳中。宜其終於無成

正懷憂慮。忽聞喊聲漸近。與無上始平二王走出帳外看視。郭羅剎見兵衆已

到。忙將天子抱入營帳。無上王未及轉身。叱烈剎鬼。手起一刀。頭已落地。始平

忙欲退避。亦被叱烈剎鬼殺死。殺二王尤無理帝見兩兄被殺。看來自己性命。亦不能保。暗

暗流涕。榮遂遷帝於河橋。置之幕下。率諸將還營。趙元則禪文已成。榮見之大

喜。乃解放文武五百餘人。未幾。帝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吾家

社稷。垂及一百餘年。不幸胡后失德。先帝升遐。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

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相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及時正號。若推而不居。思欲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我當流避裔土。何帝之有。榮得詔大喜。時高歡在旁。勸其乘此稱帝。榮遍問諸將。諸將多同歡言。獨司馬子如以爲不可。賀拔岳亦諫曰。大王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恐速禍。未見其福。此二人可爲鐵中鋒。舒府中佼佼者也。榮疑未決。乃自鑄金爲象。凡四鑄不成。參軍劉靈助善卜筮。斷事多中。榮素信之。令卜爲帝。靈助卜曰不吉。大王雖有福德。今未可也。若強爲之。上逆天心。下失民望。殃禍連延。便得爲帝。恐亦不久。榮曰。吾旣不可。立天穆何如。靈助曰。天穆亦無此福德。臣夜觀天象。惟長樂王有天命耳。奉之爲主。必獲厚福。榮不答。入帳獨坐。覺精神恍惚。情緒昏迷。不自支持。良久忽悟。魏不該絕故天寶有此一悟耳。深自愧悔。曰。過誤過誤。惟當以死報朝廷耳。出爲諸將言之。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居請

者非必以謝天下亦心忌其才耳

寶泰候淵曰。歡雖愚疎。言不思難。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勇。殺

之恐失將士心。榮曰：是吾過也。歡本無罪，遂不問。時交四鼓，榮命迎帝還營，身率諸將下馬步行。帝在河橋，正憂憤無措，忽有人報太原王前來迎帝，心下大驚。未測何意，只見諸將已集帳前，燈火齊明，賀拔岳牽過御騎，請帝上乘。帝問我去何爲，岳曰：帝勿憂，太原王已自悔過矣。未數步，榮叩首馬前，伏地請罪。帝命扶起，共入大營。帝坐，諸將皆下拜，榮亦下拜。自陳過誤，願以死謝。觀此令人益恨費確

次日，奉駕入京，登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普加五級。在京朝臣，文加二級，武加三級。百姓免租役三年。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惟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可見冤死者多洛中士民草草，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率皆逃竄。十分不存一二。直衛空虛，官守曠廢。榮妻北鄉公主，南安王元貞女，景穆帝女孫。義陽王元略之姑。謂榮曰：欲謁南安家廟，見義陽一面。榮曰：王已遇害矣。公主恚曰：何爲殺之。

其妻尙識
何況他人

榮曰：時勢不得不爾。死者豈獨義陽一人。今將請於帝，追贈以榮之。

乃上書云。大兵交際。諸王朝貴。橫死者衆。臣今分軀不足塞咎。乞追贈亡者。微申私責。請追贈無上王爲無上皇帝。其子韶襲封彭城王。其餘死於河陰者。諸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以下贈郡鎮。無後者聽繼。卽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是朝士稍安。先是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卽欲向北。爲遷都之計。榮孤疑未決。武衛將軍汎禮固諫乃止。後榮復欲北遷。帝不能違。尙書元譔爭之。榮怒曰。何關你事。而固執乃爾。且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譔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譔。譔國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旣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幸有元譔數言足爲魏家生色榮大怒。欲抵譔罪。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譔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嘆曰。臣昨愚暗。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之盛。熟思元尙書言。深不可奪也。由是遷都之議遂罷。未幾。榮奏并州刺史元天穆立功邊隅。封上黨王。入朝輔政。爾朱世隆爲侍中尙書。爾朱兆爲

驃騎將軍。汾州刺史天光爲肆州刺史。仲達爲徐州刺史。使子弟各據一方。其餘將士賀拔弟兄、劉貴、司馬子如、竇泰、侯淵、侯景、尉景、段榮、庫狄干、孫騰、蔡雋等二百餘人。或居內職。或授外任。皆有祿位。高歡封同鞬伯。緣山東盜起。命卽領兵往討。歡謝恩而去。此時歡往山東。其後朝事故皆不預。是日。諸將到太原王府拜謝。榮設宴款待。又報朝廷旨到。榮迎接開讀。乃封其長子菩提爲世子。次子義羅爲梁郡王。三子文殊爲平昌郡公。四子文暢爲昌樂郡公。榮大喜。送天使去了。重復入席歡飲。忽思四子皆貴。只有長女娟娟。雖曾爲肅宗嬪。終身未了。知帝尙無正宮。不若納之爲后以貴之。封其人又思貴其女小人之欲無厭。因諭意諸將。劉貴、司馬子如起對曰。大王若有此意。臣等啓奏主上。成此良姻。榮喜諾。明日。二人啟奏帝曰。陛下坤位尙虛。立后宜急。今有太原王榮長女。才貌兼全。德容素著。可以上配至尊。帝以肅宗嬪御。有礙於理。猶豫不決。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晉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者。陛下獨何疑焉。帝遂從之。擇日迎立爲后。榮心大悅。一日

見帝於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亦自己心上誓言無復貳心。帝亦爲榮誓言無疑。榮喜。因求酒飲。熟醉而寐。帝欲拔劍手刃之。左右苦諫。帝乃止。命將步車載入中常侍省。榮至半夜方醒。知身在禁中。頗懷疑懼。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次女瓊娟。亦有秀色。嫁與陳留王元寬爲妃。寬。帝之兄子也。榮久有歸志。又聞葛榮橫行河北。將歸討之。適天穆已至洛陽。乃加天穆侍中錄尚書事。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桑乾。朱端。爲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害。悉用其心腹爲之。遂整旅而歸。將行。帝設宴於邙山之陽。百官皆集。后亦親自相送。賜金帛甚厚。帝自榮去後。少解憂懷。一日。廷臣奏稱逆臣徐紇逃奔幽州。遇盜。全家被殺。鄭儼逃還鄉里。與兄鄭仲明同謀起兵。亦被部下所殺。函首以聞。李神軌。袁翻等久已遭誅。由是靈后之逆黨始盡。補諸姦宵小帝命頒示天下。再說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帝加爾朱榮上柱國大將軍。命討之。榮遂召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率

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崑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爲盜日久。兵強且多。爾朱兵不滿萬。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衆曰。不必與戰。諸人但辦長繩縛取之耳。葛榮驕極榮乃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佐以上三人爲三處。各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乃令軍士各齎短棒一根。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衆力齊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賊不能支。立時潰敗。遂擒葛榮。餘衆悉降。榮恐賊徒雖降。一時難御。若卽分隸諸將。慮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新降軍士。各從所樂親屬。相隨居止。於是羣情大喜。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榮之才智原自可人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檻車送葛榮赴洛。由是冀定。滸、殷、五州皆平。次日軍士擒獲賊將宇文洛生。宇文泰解至軍前。你道宇文弟兄。何以在葛榮手下爲將。蓋自武川殺了衛可孤。其

後城破脫逃。父子四人投在北道都督楊津軍中爲將。鮮于修禮反。其父肱與

兄顥戰死於唐河。洛生與泰。後從葛榮。葛榮敗。懼以賊黨見誅。故逃而被獲。補敘

得井井有條前後榮皆命斬之。洛生已斬。次及於泰。泰見榮上坐。大呼曰。大王

用人之際。何爲斬壯士。吾等從賊。非本志也。大王赦八十萬衆而不赦吾兄弟。

二人刑赦不均。不於軟語求之而以直言榮奇其言。命赦之。帶歸晉陽。留在磨

下爲將。未幾。署爲統軍。葛榮解之京師。帝親御闔闔門。受俘斬於東市。封天寶

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以長樂等七郡爲太原王之國。四子進爵爲

王。今且按下慢表。再說魏有北海王元顥。與帝爲從兄弟。避爾朱之暴。逃奔梁

邦。梁武封爲魏王。後聞長樂卽位。爾朱北歸。遂啟奏梁王。借兵數萬。滅爾朱之

衆。復元魏之舊。世世稱臣於梁。爲國屏藩。梁武見魏室日亂。本有進取之心。乃

許之。遣東宮直閣將軍陳慶之領精兵一萬。送顥還北。慶之是梁朝第一名將。

智力兼全。奉了旨意。點起兵馬。遂與元顥拜辭梁主。殺過江來。前面地方。卽魏

鉦城縣。一鼓下之。權在城中。扎住人馬。號令四方。邊將飛報朝廷。舉朝大驚。其時却值北海縣邢杲造反。自稱天統漢王。聚兵十萬。攻掠州郡。元天穆將自往討。忽聞元顥入寇。集文武議之。衆皆曰。杲衆強盛。宜以爲先。行臺尙書薛琬曰。邢杲兵將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舉義。其勢難測。宜先拒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又以顥兵孤弱。不足爲慮。無識人誤事。往往如是。欲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不從薛琬之言。引兵而東。那知強寇未能傾社稷。孤軍反足奪山河。且聽下回細說。

爾朱榮梟獍之性。本於天賦。號稱除亂。實欲自取。迨神迷悔過。叩首帳前。乃良心發現處。亦魏祚未應絕滅。天啓其衷耳。胡后之黨。殲除殆盡。此亦天道好還。惡不可獨爲也。葛榮草寇。自恃其衆。志得意滿。爾朱以少擊多。姦人將略。果亦不凡。惜不能正用之耳。

第十六卷

魏元顥長驅入洛

爾朱榮救駕還京

話說天穆大軍既引而東。元顥之兵正好乘虛殺入。自鉅城進拔榮陽。直至大梁城下。大梁守將邱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相拒。慶之自旦至申。攻拔三壘。大千懼。開門乞降。顥遂入城。與諸將議曰。吾欲正尊號。然後引兵向闕。庶人心不貳。諸將皆勸成之。乃登壇燔燎。卽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以陳慶之爲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進攻榮陽。時守榮陽者。都督楊昱。顥遣人說之使降。昱不從。元天穆聞報大驚。與驃騎將軍吐沒兒。將大軍三十萬。星夜來救。梁之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衆。皆是仇讎。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惟有必死。乃可得生耳。兵機要訣今虜騎衆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兵未到齊。急攻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懷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將士相率蟻附而上。遂拔榮陽。執楊昱。諸將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以來。無遺鏃之費。昨下榮陽。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斬楊昱。以快衆意。顥曰。昱忠臣

也。彼各爲其主。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將佐三十七人。皆剗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皆走。遂乘勝勢。進擊虎牢。守關將爾朱世隆亦走。天穆世隆俱非將才故一敗皆走 顯軍據了虎牢關。一路無阻。遊兵直指洛陽。時六軍皆出。禁旅虛弱。帝大懼欲逃。未知所之。或有勸往長安者。中書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元顯士衆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爾至此。陛下若親帥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顯孤軍。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犄角進討。旬月之內。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帝從之。夜至河內郡北。命高道穆於燈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帝駕所在。顯知帝已遁去。長驅來前。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顯。顯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顯將侯暄守睢陽。爲後援。行臺崔孝芬率兵攻之。城破。斬暄。元天穆率衆四

萬。攻拔大梁。又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慶之還兵救之。天穆聞其至。懼欲北

渡。已破郎中温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人。人情未安。今

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

王惜之。天穆不能用。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懼無後繼。遂降

於慶之。進擊大梁。大梁亦下。蓋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銍縣。至洛陽。凡取三十

二城。大小四十七戰。所向皆克。提筆明證魏軍聞其兵至。皆亡魂喪膽。小兒聞

慶之名。亦驚懼不敢出聲。費穆至京。顥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轡斬之。大快人心

不人情大快。先是敬宗之出也。倉皇北走。惟爾朱后隨往。其餘侍衛後宮。皆安

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自河以南。州郡多附。遂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心。宿昔賓

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來軍士。陵暴市里。朝

野失望。小人竊乘大器往。往。往。往。如此。朝士高子儒。自洛陽逃。至行在。帝問洛中事。子儒曰。顥敗

在日夕。不足憂也。爾朱榮聞帝北出。即起兵南來。見帝於長子。勸帝南還。自爲

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聚兵河上。爲克復京城之計。慶之聞榮南下。謂顥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尙多。倘知我虛實。連兵四合。何以禦之。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庶不憂榮兵之至。老將見識那曉得顥旣得志。密與臨淮安豐二王共謀叛梁。特以事難未平。須藉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方大功

疑忌已生欲不敢得乎聞慶之言。皆曰。慶之兵不滿萬。已自難制。若更增其衆。豈肯復爲人用。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室。於斯墮矣。顥乃不用慶之計。慶之亦覺其異。密爲之備。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爲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曰。始助之而卒殺之不義。吾不爲也。慶之說話尙自正氣慶之與榮相持於河上。三日十三戰。殺傷甚衆。榮不能渡。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陰。與榮通。求破橋立效。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接應不及。顥悉殺之。榮大失望。又以顥軍緣河固守。北境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侍郎楊侃曰。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

州義士之謀而來乎。抑欲廣施經略。匡復帝室而來乎。古之用兵者。瘡愈更戰。况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大謀頓廢。慷慨而談是今四方顛顛。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木材。多爲桴筏。間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旣遠。使顯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亦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奈何捨之北歸。使顯得營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尙未決。忽軍士報稱有一河邊居民楊欒求見。來得好榮喚入。問欲何言。欒曰。僕家族久居馬渚河邊。世授伏波將軍之職。今聞元顛引梁軍入寇。主上北巡。諸城失守。大王起兵匡復。大兵至此。無船可渡。只有造筏以濟。僕有小舟數十艘。願獻軍前。以爲大王前驅。榮大喜曰。卿來。天助我也。卽命欒爲嚮導。遂點賀拔勝爾朱兆二將。編木爲筏。領軍一萬。從馬渚河乘夜暗渡。將士一登彼岸。呼聲震地。個個奮勇爭先。其時慶

之守北中城。顥同安豐王延明，其子元冠受，分守南岸。忽有兵至，四面殺入。黑
 夜中，不測敵兵多少。軍士先自亂竄。元冠受火急提刀上馬。正遇賀拔勝一鎗
 刺死。朱兆殺入中軍。欲捉元顥。顥與延明已從帳後逃去。殺到天明。守河兵散
 亡略盡。慶之在北中城。曉得北兵偷渡。顥大敗而逃。獨力難支。只得收兵南走。
 榮聞二將告捷。便引大隊人馬。盡渡黃河。分兵追趕。慶之七千兵士死亡過半。
 可憐一個南朝大將。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得一英主助之何至
於此所謂愚者難與
功圖又值嵩高水漲。片甲不存。自料不能走脫。乃削去鬚髮。詐爲沙門。逃歸梁國。
 梁王念其前功。並不治罪。封爲右衛將軍永興侯。結過且說顥已逃去。都督楊
 津入宿殿中。灑掃宮闕。引領禁兵。直至邙山迎駕。榮引衆將亦至。面奏戰勝之
 事。請帝歸朝。駕入京城。以人多疑懼。大赦安之。封榮爲天柱大將軍。兆爲車騎
 大將軍。其餘將士。皆論功加賞有差。而顥自轅轅南出。至臨穎。從騎分散。臨穎
 軍士江豐斬之。封其首以聞。元延明奔梁。臨淮王彧復歸於帝。帝不問。於是下

詔解嚴。元顥事 已了。一日接得邊庭文書。報稱韓樓餘逆。侵擾幽薊。醜奴稱帝。以寶

寅爲太傅。進攻岐州。榮見帝曰。臣請歸北。以討餘賊。仍留天穆。世隆在京輔政。

又銅鞮伯高歡在山東二年。捉僞王七人。又斬邢杲於濟南。功大宜賞。合加儀

同三司之職。授爲晉州刺史。隨手插入高歡爲晉州刺史伏後文強大之根 帝皆依奏。次日榮卽起程。

帝親送之郊。文武百官皆集。榮歸晉陽。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

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

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行。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

百餘里。值賊將陳周領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

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皆以爲不可。淵曰。此兵機也。如此乃可克耳。兵法攻心法

爲上淵得之矣 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

走。追兵擒之。幽州平。榮以淵爲平州刺史。賀拔岳奉命討醜奴。謂其兄勝曰。醜

奴。勅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必得爾朱一人爲帥而佐之。勝

爲之言於榮。榮大悅。以爾朱天光爲元帥。以拔與代郡侯莫陳悅爲左右大都

督副之。天光初行。惟配軍士千人。馬亦不敷。時赤水蜀賊斷路。軍至漳關。天光

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何懼焉。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

相委。天光還算岳遂進兵。擊賊於渭北。身自陷陣。賊衆披靡。大破之。獲馬二千

餘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天光尙以兵少。淹留未進。榮聞之怒。遣參軍劉貴乘

驛至軍。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醜奴聞官軍至。自圍岐州。遣大

將尉遲菩薩以兵拒於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

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吾與菩薩語。爾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

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卽馳馬東出。緩緩相誘令人墮賊

以爲走。乃棄步兵。輕騎渡水追岳。岳先設伏於橫岡。賊至伏發。岳還兵擊之。賊

敗走。乃下令賊衆。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遂擒菩薩。降步卒萬

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岳乃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

熱。未可行師。俟秋涼再進。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聞候者言。信以爲實。散衆耕於細川。使其將俟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爲柵者甚衆。岳知其勢分。密勅諸軍即日俱發。攻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晝夜逕進。直抵安平城下。醜奴棄城走。岳輕騎追之。及平涼。賊未成列。副將侯莫陳崇。單騎冲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曰。得醜奴矣。衆皆辟易。無敢當者。後騎益集。遂大破之。官軍進逼高平。城中執蕭寶寅以降。於是三秦皆復。關中悉平。此段表出賀拔岳善於用兵爲鎮守關西之本二逆解至京師。寶寅賜死。結寶寅斬醜奴於東市。論平賊功。加天光侍中儀同三司。以賀拔岳爲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爲渭州刺史。步兵校尉宇文泰從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宇文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此宇文氏得關中之本也。提筆再說高歡平定山東。忽得聖旨。職陞儀同。遷爲晉州刺史。大喜。忙別了同寅文武。趕回并州。一日。到了晉陽。天色已晚。就往上黨坊

來。昭君接見。向前稱賀道。前爲軍將。今作朝臣。妾亦與有榮施。歡大悅。斯時高澄年八歲。女端娥。年十三。幼女亦漸長成。昭君抱出高洋來見。歡笑曰。吾出門時。汝尙懷於母腹。今亦二歲矣。設酒共飲。各訴離情。昭君指著高洋道。此兒甚奇。在腹時。吾一夜坐在黑暗中。忽滿房如月之明。巨細皆見。兒女共視。則云白光從我身出。帶徽高洋又將產之夕。夢見一龍頭掛天。尾垂地。張牙舞爪。勢狀驚人。生下來胸旁俱有鱗形。看來必是非常之物。歡戒勿洩。明日進見爾朱榮。參拜畢。首賀反正之功。次謝薦己之惠。榮大喜。謂歡曰。君往晉州。善自爲之。國家以晉陽爲根本。晉陽以晉州爲屏障。治內禦外。須小心在意。歡俯首聽命。乃啓曰。六渾蒙大王委託。敢不竭力。然必輔佐有人。斯克不負厥職。請以孫騰爲晉州長史。段榮爲主簿。尉景。庫狄干。竇泰爲副將。願大王賜此數人同往。榮皆許之。歡復拜謝。旣退。拜望親友。皆設宴相留。忙了數日。正要打點起程。忽劉貴奉榮之命來告曰。大王聞君有女端娥。與世子菩提。年貌相當。欲娶爲婦。特命

下官前來作伐。歡曰：王何以知我有女。極尋常事，從貴曰：王府有一相士張文理。爲王所信。前從上黨坊過。偶見令愛。相貌非常。額前紫氣已現。不出三年。定爲帝后。故大王聞而求娶。歡曰：此乃謊誕之談。大王何爲信之。若說對親。齊大非偶。何敢承命。况小女貌陋德薄。豈堪上配世子。願兄好言謝之。劉貴見他不允。便卽別去。歡進與昭君言之。昭君曰：爾朱作事兇暴。恐難長保富貴。我亦不欲將女歸之。歡曰：但恐此事劉貴未必能了。慮得我將自往見之。便卽上馬。往太原府來。但未識此段姻事。能回絕爾朱否。且聽下回再述。

北海王借兵掃蕩羣兇。若仍奉孝莊爲主。出師不爲無名。乃遽自稱尊。又疑慶之而不聽其計。安得不敗。爾朱任人遣將。知彼知己。姦雄智略。亦自可愛。高歡心知其姦。而故下之。又能不爲識破。其智又在爾朱之上。高洋始生。有許多徵應。乃知卽割據偏安之主。亦天所命也。

第十七卷

趙嬪無辜遭大戮

世隆通信洩羣謀

話說六渾不欲對婚。又恐劉貴不善回覆。親自上馬來見天柱。其時劉貴尙未

出府。六渾稟見。榮卽召入。謂六渾曰。吾子豈不堪爲君壻耶。奈何拒我之命。六

渾曰。非敢拒也。竊念大王勳名蓋世。四海一人。世子將承大業。非帝室名媛。皇

家淑女。不足爲配。六渾之女。出自寒微。何敢攀鱗附鳳。妙在句句打入他心。坎

榮聞言大喜道。卿旣不欲。我亦不強。遂與劉貴賜坐共談。又謂歡曰。晉州重地。

卿宜速往。亦不必再來見我了。歡拜謝而出。貴退語歡道。非君自來。幾觸其怒。

次日同了尉景等五人一齊起行。合府文武俱來餞送。斯時僕從如雲。車馬擁

道。昭君坐在車中。前呼後擁。迴憶逃奔并州時。氣象大不相同。好不快意。昭君至此

略一吐氣將近晉州。官吏軍民皆出郊遠接。蓋魏時刺史之任最重。兵馬錢糧皆屬

掌管。生殺由己。儼如一路諸侯。六渾到任以後。惠愛子民。撫恤軍士。刑政肅清。

晉州百姓人人感悅。一日。昭君語歡曰。吾在此安樂。未識父母在家安否。昭君歸歡

爲一身計亦爲門戶計豈有安樂而忘父母之理

欲到平城探望一次。歡道不必。吾遣子茂去迎接一

家到此便了。隨令子茂前去。未及一月。婁家夫婦。俱已接到。父女相見。俱大喜。內干曰。高郎有志竟成。果不負吾女。歡曰。男兒不能建非常之業。尙居人下。何足掛齒。大丈夫有冲天之志。一刺史豈足爲榮。說罷大笑。於是署婁昭爲都督。以愛君嫁寶泰。

爲妻。內干夫婦大悅。話說晉州有一居民。姓穆名思美。生一女。名金娥。年十七。容色美麗。有鄰人子李文興欲娶之。想美不從。文興畫成此女形像。獻於汾州刺史爾朱兆。借刀殺人。小人伎倆。如是。兆悅其色。文興爲硬媒。遣人搶女而去。思美惶急。來

到刺史轅門喊救。六渾喚進。問其備細。卽命段榮領輕騎二十追往。拿住文興。奪女以歸。竟將文興問罪。斷女還家。思美雖已伸冤。猶懼爾朱兆不肯干休。再來劫奪。便央孫騰轉達。情願獻於六渾爲妾。六渾以問昭君。昭君曰。此女君已斷還。而復自娶。恐招物議。並非妾有妬心也。昭君是正論。六渾道。自他心願。娶之何

害。况前見此女。實有傾城之色。吾不忍拒之。乃遂擇日納之後房。爾朱兆聞之大怒。一日。來到晉陽。榮正在賜宴。兆亦共飲。言於榮曰。高晉州奪取部民之女。

爲妾。恐干政體。榮曰。此細事。不足爲六渾累也。將實以大功不計其道酒半酣。從

容問諸將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衆皆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鬥。所將不過三

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惟賀六渾耳。天寶識亦不凡因戒兆曰。爾非其匹。日後終當

爲伊穿鼻。兆愈不悅。榮性好獵。不問寒暑。列圍而進。士卒必步伐齊壹。雖遇險

阻。不得違避。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走。榮怒曰。汝畏死耶。卽斬

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空谷中。令十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壞

皮毛。死者數人。卒擒得之。以此爲樂。寫天寶兇暴嘗召天穆於朝。問以朝中動靜。留

數日。共獵於南山。天穆諫曰。大王勳業已盛。四方無事。惟宜修政養民。順時蒐

狩。何必盛夏馳逐。感傷和氣。榮攘袂大言曰。靈后不綱。掃除其亂。推奉天子。乃

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卽已。頃來受國大恩。

未能混一海內。何得遽言勳業。如聞朝士猶多寬縱。今秋欲與兄戒勒士馬。交

獵嵩高。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不從命者。斬之。乃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

填六鎮。回軍之際。掃平汾胡。更練精兵。分出江淮。蕭衍若降。賜以萬戶侯。如其不降。以數千輕騎。渡江縛取以來。然後與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稱勳耳。雖好大語

却空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哉。天穆再拜曰。非鄙懷所及。榮欲密樹黨援。易河南州牧郡守。悉用北人爲之。天穆歸。附奏以聞。帝覽奏。疑之。謂天穆曰。河南牧守。皆克稱職。况北人不暗南事。恐未可易。天穆不悅。曰。天柱有大功於陛下。爲國宰相。卽請遍代天下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啓用數人。遂不許也。帝正色而言曰。天柱若不爲人臣。雖朕亦可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英。有氣。天穆語塞而退。榮見奏不允。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言耶。先是散騎常侍高乾邕。好任俠。其弟三人。次仲密。次敖曹。次季武。皆才勇。而敖曹尤武藝絕倫。人稱之爲楚霸王。皆與帝有舊。河陰之亂。乾乃聚兵於河濟之間。頻破爾朱軍。帝使人招之。遂同入朝。帝封乾邕爲黃門侍郎。敖曹爲散騎常侍。榮知之。奏帝曰。此等皆曾叛亂。不宜立於朝廷。帝不得已。並解其職。放

還鄉里。由是帝懷不平。君臣嫌隙從此日深况爾朱后容顏絕代。初入宮。與帝

甚相歡悅。而性烈如火。又極嫉妬。六宮嬪御。皆阻絕臨幸。雖王府舊人。亦不得

見帝一面。時三月中旬。帝見春色甚好。帶了內侍數人。步入御園遊玩。在千秋

亭上。憑欄觀魚。有宮人進前曰。紫華宮趙貴人見駕。帝令人。妃再拜。帝問曰。卿

何知朕在此而來。妃曰。妾不知陛下在此。偶爾至園。聞帝在亭。特來朝見。帝賜

坐。與言昔日事。命宮人置酒共酌。蓋妃本舊侍。帝素寵愛。以后故。阻絕舊情。故

見面依依不舍。又謂妃曰。朕不到卿宮幾年矣。對曰。二年。帝曰。朕雖至尊。動息

不能自主。致令拋棄卿家。說罷愀然。少閒。趙妃拜退。帝亦回宮。那知后已密知

此事。趙妃死矣設宴對飲。見帝默默不樂。后曰。今日誰惱聖懷。對酒不飲。帝曰。懶於

飲耳。無所惱也。后曰。陛下休瞞。千秋亭上。趙妃以言語觸犯。故帝不樂。明日妾

爲帝治之。何勞費心帝驚曰。趙妃係朕舊人。與之略談數語。有何觸犯。勞卿責治。后

道。擅出宮門。一罪也。私來見駕。二罪也。輕輕加以二罪妾主中宮。自有法度。陛下

何得以私愛而庇有罪之人。帝見其言詞不順。拂衣而起。后安坐不動。帝心愈
恚。遂不顧而去。次日后御九華殿。會集諸妃貴人。下令曰。紫華宮趙貴人。自恃
舊寵。驕縱不法。擅入御園。私預帝宴。大干宮禁。遂執趙妃於階下。命卽勒死。埋
屍苑內。暴悍已極諸妃見了。大驚失色。暗暗垂淚回宮。帝聞妃死。不勝傷感。然
畏爾朱權勢。只得容忍。因念世隆是他叔父。或可勸諭。乃使人告於后。世隆拜
見。賜坐殿上。后問何事至內。世隆曰。臣有一言上達。娘娘主持內政。執法過嚴。
帝心不安。故命臣進見。願宏寬仁之度。毋拂聖懷。后大怒道。天子由我家得立。
乃心愛他人。而反致怨於我。何忘恩若此。但恨我父當日。何薄天子不爲。而偏
立之。依倚爾朱遂受如此挾制。女子小人所以難養。世隆曰。天柱若自爲帝。臣亦得封王矣。世隆遂出。
復命於帝曰。臣奉陛下之旨。勸諭一番。后自此改矣。那曉爾朱后因帝不悅。兇
悍愈甚。全無天子目中。帝是時外制於榮。內迫於后。日夜怏怏。不以萬乘爲樂。
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臨淮王彧

曰。卽今天下。便是無賊。或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正勞聖慮。帝恐餘人

覺之。因言曰。撫寧荒亂。真是不易。時城陽王徽。侍中李彧在旁。皆覺帝意。因日

毀榮於帝。勸帝除之。

除之固是。但勸者不過逆探。帝旨取悅目前。寧有深謀遠計耶。

帝亦懲河陰之難。恐終難

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榮又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罷

退。蓋榮望得殊禮。故言之。以諷朝廷。帝稱嘆其忠。心益惡之。乃召心腹舊臣侍

中楊侃、李彧、右僕射元羅、城陽王徽、膠東侯李侃、濟陰王暉業、尙書高道穆

等入宮。密議其事。楊侃曰。臣有三策。乞陛下自裁。帝問何策。侃曰。密勒人馬。將

在京逆黨。盡行誅絕。發兵拒守太行山。絕其進犯之路。如有兵來。與之死戰。詔

發四方之兵。勤王救駕。或可掃除兇逆。徼倖成功。此上策也。

朝無瓦將。妄動干戈。此危道也。何足

爲上策。帝曰。敵之非易。中策若何。侃曰。前日榮請入朝。視皇后琬嫔。密伏壯士宮

中。賺之入內。刺殺之。卽大赦。以安其黨。其間或可獲全。此中策也。帝問下策若

何。侃曰。任其所爲。且圖目下之安。此下策也。帝曰。卿之中策。乃朕上策。衆卿以

爲然否。濟陰王暉業曰：榮若來，必有嚴備，恐不可圖。議至日晚，茫無定見。帝命且退。衆官出，至太極殿北，忽見紅燈擁道，人從紛紛，遣人探視，乃爾朱世隆。

圖害爾朱榮接出遇世隆渾如疾風暴雨呀呀而文情絕勝

坐在殿西廊下，衆皆大驚欲避不得。世隆已遣

人來請相見。衆臣不敢退阻，遂來西廊，向世隆施禮。世隆問曰：殿下衆官在宮議何朝政。至此方出城陽王曰：天子閒暇無事，召我等閒談消遣。又因天柱不受九錫，欲賜以殊禮，言論良久，不覺至晚。世隆冷笑曰：帝欲賜天柱九錫，自應先與我語。諸公與帝商議一日，此中自有別情，但禍福自召，莫謂天柱之刀不利也。說話時想見其顏色不善說罷，起身便行。衆官聞之，皆失色而散。你道世隆爲何等候。在此蓋早上探得諸臣入內，與帝私議，必有圖害之意，故等待出來，先行揭破，以挫諸臣之氣。當夜歸府，便即寫書到晉陽，備說城陽楊侃等數人終日在宮密謀圖害我家大王，若入朝必須預爲之備。榮得書大笑道：世隆膽怯，彼何人斯而敢圖我耶。其時天穆回并州，榮以書示之。天穆曰：長樂爲帝以來，勤於爲

政。萬幾皆自主張。欲使大權復歸帝室。城陽王等結黨樹援。爲帝腹心。欲不利於大王。不可不信。榮曰。城陽王等皆庸奴。何敢作難。事未行而謀已洩。衆人紛紛言之。榮偏不情。亦天眷

也。

倘帝心有變。目今皇后懷孕。若生太子。我至京。廢黜天子。立外甥爲君。若

非太子。陳留王亦我女婿也。便扶他爲帝。兄意以爲何如。天穆曰。以大王之雄

武。何事不可成功。且俟入朝。相機而動。僕雖不敏。願効一臂之力。宜與同死榮大喜。

次日復以書示北鄉公主。北鄉大驚曰。王不可不慮。昔日河陰之役。京中百官

皆不自保。懷恨實深。安得不生暗算。皇后深居宮中。外事不知。世隆探聽得實。

故來告也。妾爲王計。不若且居晉陽。徐看朝廷動靜。外有萬仁、仲遠、天光、雄兵

廿萬。各據一方。內有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秉理朝政。爲王腹心之佐。王雖居

外。遙執朝權。可以高枕無憂。何用入朝。致防不測。北鄉之言。却出萬全。榮曰。天下事。非爾

婦人所知。我豈鬱鬱久居此者。於是不聽北鄉之言。召集諸將。安排人馬。帶了

妃眷世子。王府寮屬。親擁鐵騎五千。起身到京。正是先聲所至。人鬼皆驚。那知

大惡既盈。顯報將至。管教掀天事業。俄成夢。蓋世威權。化作灰。且待下回分割。高歡辭婚。重違榮意。榮不知疑。反深信而重任之。此中可知天意。亦歡才智足以服之也。孝莊受制權臣。有如漢獻。但漢獻尚有伏后相與訴說心事。孝莊又復爲后所制。卽在深宮。展動亦不自由。較之獻帝更苦。獨能與近臣謀議。手誅兇渠。則獻帝遠不及耳。爾朱榮自恃過深。謾不經意。竟爲所戮。亦天誅惡人。禍來神昧者耶。

第十八卷

明光殿強臣殞命

北中城逆黨屯兵

話說爾朱榮離了晉陽。一路暗想。朝中文武。雖皆畏服。未識其心真假。因遍寫書信投遞。百官同我者留。異我者去。莫待大軍到京之後。致有同異。衆官得書。知他人朝。必有大變。盡懷疑懼。膽怯者辭官先去。中書舍人溫子昇。獻書於帝。帝初冀其不來。及見書。知其必至。憂形於色。雖欲殺之心實懼之一聞其來倒覺進退兩難武衛將軍奚毅。爲人剛直。當建議之初。往來通命。帝待之甚厚。猶以榮所親信。未敢與之

言情。毅一日見帝獨坐。奏曰。臣聞爾朱榮入朝。將有變易。陛下知之乎。帝佯曰。不知。毅曰。榮有無君之心。臣雖隸其麾下。不肯助之爲逆。若或有變。臣寧爲陛下而死。不能事之也。可慮心帝曰。朕保天柱必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毅退。召城陽諸臣謂之曰。天柱將至。何以待之。衆臣皆勸因其入而殺之。帝問漢末殺董卓事。溫子昇具陳本末。帝曰。王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至決裂如此。沉思良久。語子昇曰。此事死猶須爲。況未必死。吾寧爲高貴公而死。不願爲常道公而生。帝尙有剛烈之氣諸臣見帝意已決。皆言殺榮與天穆。苟赦其黨。亦不至亂。是時京師人心惶懼。喧言榮入朝。必有篡弑之事。又言帝必殺榮。道路籍籍。榮在途不知也。九月朔。榮至洛陽。停軍城外。帝遣衆官出迎。次日入朝。見帝於太極殿。賜宴內廷。世子菩提亦入見。帝宴罷出宮。還歸相府。衆官皆來參謁。世隆、司馬子如輩。進內拜見北鄉公主。明日榮復入朝。帝又賜宴。欲卽殺之。以天穆尙未召到。故遲而不發。榮舉止輕脫。每入朝見。別無所爲。唯好試劍馳馬。於西林園宴射。

常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匡坐唱歌。日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回波樂而出。刀槊弓矢不離於手。每有嗔嫌。卽行擊射。左右恆有死憂。路見沙彌重騎一馬。榮令以頭相觸。力窮不能復動。使人執其頭以相撞。死而後已。狂暴之性。比前更甚。總死期將至天奪其魄常語帝曰。人言陛下欲圖我。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從者不過數十人。又皆不持兵杖。先是長星出中台。掃大角。榮問之太史令。對曰。除舊布新之象。榮以爲己瑞。大悅。其麾下將士。皆陵侮朝臣。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之。寫爾朱手下人皆作自滿語正蓄勢跌落後文世隆自爲匿名書。榜於門云。天子與城陽王等定計。欲害天柱。取以呈榮。勸其速發。榮曰。何匆匆。帝無能爲也。天寶一昧托大直視帝爲掌中物耳俟天穆至。邀帝出獵嵩山。挾之北遷。大事定矣。使

侍郎朱瑞密從中書省索求太和年間遷都故事。奚毅知之。密啓於帝。九月戊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之。榮與天穆從入大內。至西林園赴宴。酒至半酣。榮奏曰。近來朝臣皆不習武。今天下未寧。武備尤重。陛下宜引五百騎出獵嵩山。簡練將士。帝聞其言。不覺失驚。乃曰。近日精神未健。且緩數日行之。宴畢。二人辭出。帝謂同謀諸臣曰。事急矣。遲則恐無及也。乃謀伏李侃晞等。及壯士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序。俟其入殺之。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此三人者。皆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實。亦不可留。楊侃曰。若世隆不存。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宜赦之。徽曰。榮腰間嘗有刀。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起避之。紛紛聚訟。全是慌懼

狀情安排已定。嵩候榮入。次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卽起而去。侃等從東階上殿。見二人已至中庭。遂不敢發。跌一明日壬辰。帝忌日。癸巳。榮忌日。皆不朝。甲午。榮暫入。卽詣陳留王家。跌又一飲酒大醉。遂言病發。連日不入。帝謀頗泄。預謀者皆懼。城陽王言於帝曰。以生太子爲辭。彼必入賀。因此斃之。此計却是帝曰。后孕

九月。可言生兒乎。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產者甚多。彼必不疑。帝從之。宣言皇子生。諸人先於殿東埋伏。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天穆博。徽進曰。皇太子生。帝令吾來報知。榮猶不起。徽以手脫榮之帽。盤旋歡舞。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遂止博。與天穆並馬入朝。帝聞榮到。面色頓異。左右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子昇在殿作赦文已成。執以出行。至朝門。正遇榮自外至。問是何文書。子昇顏不改色。曰。赦。有驛氣榮不取視。遂入見帝。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與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城陽王入。始一拜。榮忽舉首。見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覺有異。卽起趨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迎而手刃之。榮仆地。天穆欲走。安等持刀亂斫。同時皆死。明盡矯健得史公刺客傳筆法世子菩提。騎將爾朱陽觀。及從者三十餘人。盡斬之。帝視榮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皆在去數。因曰。豎子若過今日。不可復制。於是內外喜譟。百官入賀。帝登闔闔門。下詔大赦。歡慶之聲。徧於洛陽。遣武衛將軍奚毅。前幽州刺史崔淵。將

兵鎮守北中城。是夜爾朱世隆奉北鄉公主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兵河陰。先是衛將軍賀拔勝與榮黨田怡等聞變奔赴榮第。時宮門未加嚴備。怡等議卽殺入大內。爲天柱報仇。此計不善非勝止之曰。天子旣行大事。必當有備。吾等衆少。何可輕動。但得出城。更爲他計。怡乃止。及世隆走。勝遂不從。朱瑞雖爲榮所委任。而善處朝廷之間。帝亦善遇之。故中路逃還。瑞尙不榮素厚司馬子如。榮死。自宮突出。至榮第。棄家不顧。隨榮妻子出城。世隆卽欲北還。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洶洶。惟強是視。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將士離心。變生肘腋。不若分兵守河橋。回軍向京。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走亦未遲。亦足示有餘力。計如叛臣計却去得使天下畏吾之強。不敢畔散。世隆從之。收合餘衆。來攻北中城。奚毅知有兵到。忙領人馬出城迎敵。那知京兵脆弱。怎敵世隆之兵。兵刃方接。三軍敗走。毅親身搏戰。見兵衆散亂。心已慌怯。被田怡一刀。斬於馬下。崔淵拍馬欲逃。亦被亂軍殺死。奚毅崔淵不愧爲忠臣世隆乘勝。遂據北

中城。令將軍田怡護從府眷。屯兵城內。身率諸將。屯兵城外。遙對洛陽。爲進擊之勢。朝廷大懼。前華陽太守段育。與世隆有舊。遣慰諭之。世隆怒其言直。斬首

以狗。段育亦十月癸巳朔。爾朱度律將騎一千。皆衣白衣。旗號如雪。來至郭下。

索太原王屍。帝升大夏門以望之。外兵遙望城上。圍繞龍鳳旗旌。知是駕至。乃

齊呼萬歲。枉殺功臣。帝遣主書牛法尙謂之曰。非朕忘恩負義。實爲社稷大計。

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篡逆。王法無親。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若

降。官爵如故。度律對曰。臣等從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

王屍。生死無恨。因涕泣。哀不自勝。羣皆慟哭。聲振城邑。爾朱養士已久。同逆者衆。故一旦身死。士卒爭

懷憤怒。帝欲解散其黨。而不得。帝亦爲之愴然。又遣侍中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曰。太原王

功格天地。赤心爲國。東平葛榮。南退梁軍。西滅醜奴。北翦韓樓。功不在韓彭之

下。長樂不顧信誓。枉加屠害。今日兩行籤字。何可深信。亦是見我不殺汝。歸語

長樂。吾爲太原王報讐。終無降理。瑞不敢再言。歸白於帝。帝乃出庫中金帛。懸

賞於城西門外。廣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得萬人。以車騎將軍李叔仁爲大都督帥之。與度律戰於郊外。無如兵未素練。日有殺傷。不能取勝。而度律亦以所將兵少。斂兵暫退。且說爾朱后。連日不見帝。駕入宮。夜來又夢見太原王浴血而立。心惡其不祥。因問宮使曰。天子近來議事。在那一殿。答曰。在光明殿。后曰。爲我去請駕來。宮使領命而去。還報曰。帝不在宮。與衆官上城去看河橋軍馬了。后大驚疑。暗忖道。莫非吾父生逆。致有軍馬臨城。遂召司殿內臣問之。內臣不敢隱瞞。將太原王被害。世隆兵屯河橋。報讎情事。一一奏知。后聞之。神魂飛散。放聲大哭。宮女扶睡龍床。飲食不進者三日。只恐樂害帝焉有帝害樂此變實出后所不料內侍奏知。帝入宮揭帳。坐於后側。謂之曰。爾父將行弑逆。朕迫於救死。不得不爾。卿念父女之情。亦當重夫婦之義。女子既嫁自應夫重於父勸諭再三。后涕泣不語。帝囑宮人小心奉侍。遂起身出宮。是夜皇子生下。下詔大赦。帝復入宮看視。后已起坐。因問河橋軍馬曾退否。帝曰。未退。后曰。妾欲致書於母。勸其退軍。后尙有夫婦情帝曰。卿

若勸得兵退。足見卿忠心爲我。后卽寫書。曲致申好之意。帝大喜。便遣后親近內侍。將書送去。先到世隆軍前。世隆拆書一看。大怒道。此非后筆。乃詐爲之耳。將來人逐出營門。內侍抱頭鼠竄而歸。帝知世隆不肯罷兵。會集羣臣。共議却

敵之策。衆皆惶懼。不知所出。

庸臣一遇危難先自怕死馬肯爲朝廷出力

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

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義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師爲陛下。逕斷河橋。

人性

城陽王高道穆皆以爲善。苗乃募敢死

之士五百人。安排火船在前。戰船在後。一更時分。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約遠

河橋數里。將火船一齊點著。風吹火焰。烟透九霄。河流迅急。倏忽而至。河橋兩

旁皆已燒著。

水勢火勢一寫出勢

爾朱氏兵在南岸者。望見火光燭天。河橋被燒。爭橋北

渡。俄而橋絕。溺死者甚衆。苗將三百餘人。泊於小渚。以待南軍接應。久之。全不

見有援軍到來。

可恨

世隆兵至。見官軍孤弱無援。盡力擊之。殺傷殆盡。李苗亦身

被數創。仰天大呼。赴水而死。

可傷

世隆見河橋已斷。亦不敢久留。連夜收兵北遁。

次日帝聞苗死。甚加傷惋。贈封河陽侯。諡曰忠烈。猶幸世隆兵退。心下稍安。乃詔源子恭將兵一萬。出西道鎮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司空楊津奏曰。今天寶已死。世隆雖退。然其黨尚多。萬仁據有汾并。仲遠雄鎮徐州。皆兵強將勇。天光獨占關西五路。侯莫陳悅賀拔岳之徒輔之。一朝有變。入犯最近。尤可寒心。宜各加官爵以慰之。倘其不貪官爵則如之何朱元龍進曰。關西一路。臣願賫勅前往。慰諭天光。就招涇渭二州刺史。使之歸順。管教陛下無憂。帝大喜。就命元龍賫了勅書。即日登途而去。未識天光肯受命否。且聽下回細說。

爾朱榮恃功自恣。蔑視主上。其不臣之心。夫人知之。貪富貴者。欲輔之爲逆。卽有一二有人心者。又無才無力。不能少展一謀。孝莊獨出己意。卒手刃之。此著差強人意。世隆直逼河橋。滿朝無能禦者。幸李苗慷慨赴軍。燒斷河橋。世隆方畏懼而退。如李苗者。真鐵中錚錚者矣。諡曰忠烈。宜哉。

第十九卷

戰丹谷陣亡伯鳳

縮黃河天破洛陽

話說孝莊帝懼爾朱餘黨反亂。赦罪加爵。先遣朱元龍安撫關西。又聞世隆至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屠殺城中人民無遺。惟希質走免。捕虜

殺一處乃召楊昱將募。八千出東道討之。先是高敖曹放歸田里。復行抄掠。榮誘而執之。拘於晉陽。及入朝。帶之來京。禁於駝牛署。榮死。帝引見。勞勉之。高乾聞帝誅榮。亦自東冀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爲河北大使。敖曹爲直閣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糾合義勇。爲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日後京城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也。何不留在京緩急可使乾垂淚受詔。敖曹拔劍起舞。激昂慷慨。誓以死報。帝壯之。二臣辭去。帝還朝。入見后。時太子生十八日。后體已健。與帝並坐於御榻之上。帝問曰。爾家叔姪弟兄。誰強誰弱。后曰。世隆天光輩。皆庸才。惟萬仁雄武難制。又剛暴好殺。若有變動。京師諸將。皆非其敵。不惟陛下不免。恐妾亦難保。后亦畏之可見萬仁平素兇暴竊爲陛下憂之。帝嘆曰。人事如此。未識天意若何。朕聞卿素曉天象。今夜同往一觀可乎。后應曰。

可。宮中自有高臺一座。以備觀星望氣之用。於是夜宴過後。待至三更時分。帝與后同登臺上。於萬仁未起兵前。插敘帝與后觀星望氣共憂禍患。不但生出異樣景色。亦行文急脈緩受法。萬里無雲。星月

皎潔。后指謂帝曰。此文昌星也。色甚暗。主大臣有災。此中台星也。其光亂。主朝綱不靜。紫微星。帝座也。光尙明而位已失。奈何。帝少時。亦曾習學天文。略識星象。細視之。果然。又見東方一星。豪光燦燦。紫氣騰騰。其上有雲。成龍虎狀。后大驚曰。此天子氣也。不知誰應之。看罷。長嘆一聲。帝亦知之。曰。我不久矣。相與歔歔泣下。明日。帝召司天太史問之。言與后合。心益不樂。今且按下不表。且說朱元龍過了潼關。行至涇州。是時天光侯莫陳悅。皆在涇州。與賀拔岳商議進退。三人聚在一處。便省却多少周折。聞元龍至。邀接入城相見。天光謂之曰。汝事天柱不終。改事帝室。來此何幹。元龍因述朝廷赦宥之恩。招徠之意。欲其免生疑懼。臣附王家。天光聞之。大怒曰。汝忘天柱大德。乃以利口誘我耶。欲拔劍斬之。賀拔岳急起止之曰。將軍勿性急。元龍乃君家故人。有話細商。天光會意。遂復坐下。岳曰。天

子既加恩我等。自當拱手歸順。今夜就修文表。煩兄轉達便了。因留元龍私署住下。天光退而問計。岳曰。吾聞汾州萬仁。已據晉陽。必引兵向闕。俟朝廷北禦萬仁。吾等暗襲京師。便可得志。若殺元龍。彼必嚴備西路。未可長驅入洛也。吾陽爲臣服。按兵不動。以弛朝廷之備。天光、陳悅皆稱善。於是厚待元龍。其實岳之意。不欲天光起兵。假言止之也。

表明賀拔岳心迹亦即破胡阻住田怡之意

再說爾朱兆聞榮死。

自汾州率輕騎三千。進據晉陽。以爲根本。聞北鄉公主及世隆軍至長子城。飛騎來見。詢問天柱被害之由。切齒怒曰。彼既酷害天柱。寧得復爲之臣。不如另立新君。以令天下。然後舉兵復讐。但元氏子孫。不知何人可立。世隆曰。并州行事太原太守長廣王暉。可奉以爲帝。乃回并州。共推暉卽皇帝位。

斯時立帝不遇如店家掛

招牌只圖好看

改元建明。立爾朱氏爲后。卽兆長女也。大赦。兆與世隆俱進爵爲王。於

是建立義旗。傳檄屬郡。整率六師。爲直取洛陽之計。又欲徵發晉州人馬。慮歡不從。乃以新主命。封歡爲平陽郡公。賜帛千端。召其回來舉兵。歡不欲往。遣長

史孫騰詣晉陽。致書於兆曰。歡承太原王厚恩。待我以國士。與我以富貴。雖粉

身碎骨。不足以報。輒聞大變。痛心疾首。欲興師問罪。自慚力弱。足下風馳雷掣。

舉兵犯難。雪不共之仇。伸家門之怨。欲以歡爲前驅。肝腦塗地。亦何敢辭。

假意推崇

偏語語似出真心 特山寇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寇平之後。定當親率三

軍。隔河爲犄角之勢。絕詞今萬仁見書不悅。謂孫騰曰。還語高晉州。吾得吉夢。夢

與吾先人登高邱。邱旁之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蘭草。先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

以此觀之。往無不克。人的是愚人口吻今晉州不能自來。當遣一將來助。庶見同盟之義。

騰還報歡曰。兆狂愚如是。敢爲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如不遣將相從。彼

必覺吾有異。謂尉士真曰。必得君去。方免兆疑。士真領命。即日起行。來到晉陽。

見兆曰。晉州不暇隨征。特命僕居麾下。稍效奔走。兆大悅。曰。士真來。吾無憂矣。

於是萬仁自領精騎五千爲先鋒。北鄉公主同了世隆權主中軍。度律、彥伯爲

後隊。催起人馬。卽日進發。行至丹谷。有都督崔伯鳳領兵守把。兆攻之。關上矢

石交下。不能前進。兆令軍士辱罵以激之。伯鳳怒。親自出戰。方排開陣勢。兆大喊一聲。單騎沖入。將伯鳳鎗刺死。兵衆亂竄。遂乘勢殺進谷口。守兵盡逃。源子恭、聞谷口已失。亦率衆退走。兆於是倍道兼行。一日夜行七百里。直至黃河渡口。兵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朝廷兵將可知。先是半月前。渡口有一居民。夢人謂之曰。爾朱兵馬將到。命汝爲灑波津令。縮黃河之水。以利其濟。夢覺。逢人言之。人皆以爲妄。不三日。其人遂死。兆至河口。正因洪流阻住。無計可施。忽有一白衣人來至軍前。高叫道。大兵欲渡。須隨我去。兆召而問之。其人曰。灑波津河流極淺。徒步可涉。我爲引路。以濟大軍。兆奇其言。便引衆隨至津邊。其人一躍入水。俄而雲霧四塞。狂風大起。良久風息。水勢大退。令人試之。水不及馬腹。劫數應爾。即惡人。天亦助之。兆大喜曰。此天助我也。策馬竟渡。大衆盡濟。忽焉狂風又起。黃沙蔽地。大霧遮天。日黑如夜。兵至洛陽。城中全不及覺。遂入城。兵圍大內。搗鼓吶喊。天忽開朗。宿衛人始知敵至。倉猝之際。鎗不及持。箭不得發。疾雷不掩耳。見殺傷數人。遂皆散走。時

帝在宣政殿。正憂丹谷失守。與羣臣商議拒敵之策。欲自帥軍討之。華陽于鵞
 曰。黃河阻隔。兆安得渡。帝不必輕出。忽聞外面喊聲如沸。遣侍者出視。無一回
 報。帝知有變。自帶內侍數人。步出雲龍門觀望。見城陽策馬從御街過。連呼數
 聲。不應。回頭一看而去。可城陽急欲退步。賊騎已至。執帝送至永寧寺。鎖於樓上。
 帝失頭巾。寒甚。就人求之。人莫之與。可憐兆入宮。縱兵大掠。搜獲臨淮王彧。范陽
 王誨。青州刺史李延賓等數人。皆斬之。進至后宫。后閉門拒之。兆出坐殿上。用
 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命爾朱智虎入見皇后。假言欲立太子爲帝。智虎進內。
 叩宮求見。述兆之言。后信之。命乳保抱出太子。至顯陽殿見兆。時太子生二月
 矣。兆怒目視之。卽將太子撲殺階下。并乳保殺之。是夜宿於宮中。汗辱嬪御妃
 主。盜賊所爲次日下令。百官不許一名不到。如違立斬。於是文武皆集。俯首惟
 命。可憐可憐竟無一兆素惡城陽王。知己逃去。著各處嚴捉。城陽走至南山。茫
 無所投。想起洛陽令寇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已所引拔。定念舊恩。既欲人念爾

恩帝必能庇我於難。遂往投之。尙有黃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私謂子弟曰。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假言怖之云。風聲已露。官捕將至。王不如逃於他所。以待事平。城陽懼。單騎而走。祖仁使人邀於路殺之。送首於兆。此一看而兆亦不加勸賞。一夜夢徽謂己曰。我有黃金二百金。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既覺。以所夢爲實。卽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只道被人首告。望風款服。實供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故意匿半。依夢徵之。嚴刑拷問。祖仁懼死。將家中舊有金三十斤。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以大石墜足。捶之至死。又抄扎其家貲。并其子弟殺之。方罷。天道昭然何嘗放過未幾世隆及北鄉公主至。意兆必遠接。而兆自恃功高。竟不出迎。世隆不悅。入城。安營於教場地面。乃與度律。彥伯。司馬子如。劉貴等。一齊入朝。兆見世隆。全不加禮。責之曰。叔父在朝。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俱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伏後爾朱互相疑爾

朱后亦怨萬仁行兇。聞其母已到京中。乘輦出宮。私自來見。對了北鄉大哭。訴兆無禮。撲殺皇子。乞恩於母。欲保全帝命。北鄉曰。今日萬仁必來見我。看他言意若何。俄而兆至。北鄉先稱其功。克光前人之業。權在他手。雖北鄉亦不得不屈意奉承。兆大悅。知后在此。請見。后出。兆出拜。見后憂愁滿面。因曰。后何戚戚。帝殺天柱。我本欲殺帝。特看后面。祇殺其子。幽之永寧寺中。北鄉曰。太子已死。不必言矣。但汝妹年少。况你叔父所鍾愛者。今天子生死。權在姪兒。切莫加害。使完夫婦之好。兆曰。彼既負恩於前。我豈可留禍於後。后方年少。及時另招佳婿。不失終身富貴。於帝復何戀焉。后變色曰。忝爲帝后。而再圖他適。此玷辱家門之事。寧死不爲。

后雖兇悍。此數語尙有人心。

后又請於兆。欲見帝一面。兆命副將二人同隨行宮女。送后入

永寧寺中。帝見后。失驚曰。此何時而卿來見我耶。淚隨言下。后抱帝大哭曰。妾今日忍死以待陛下耳。帝曰。我不得生矣。卿才勇過人。非尋常之女。異日或能一洗吾冤耳。后且拜且泣曰。妾終不負陛下。

生雖死。別只在今朝。皆淚出痛腸之言。

言未久。兆已

使人催迫。后不得已。辭帝下樓。泣下沾襟。左右無不灑淚。北鄉公主知后已回宮。欲要進宮看望。又恐萬仁奪去軍馬。更何倚賴。只得住守營中。忽報仲遠天光求見。忙卽請入。你道二人何以至京。蓋前此天柱死。仲遠反於徐州。敬宗命鄭先護爲主將。賀拔勝爲副將。以討之。前帶補先護疑勝黨與爾朱。屏之營外。故屢戰不利。及洛陽已失。先護奔梁。勝遂降於仲遠。於是仲遠入洛。天光從岳之計。按兵不出。後聞兆已入京。故輕騎來見。同到營中。參謁北鄉。北鄉見後。亦勸兆勿殺天子。二人曰。事勢如此。恐言之無益。二人辭退。未幾。各還舊任。兆屢欲殺帝。一日。得高歡書。爲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歡所畏服者唯榮。榮死兆不足與其事。故歡反以子爲重天兆不悅。謂司馬子如曰。賀六渾何反作此言語。子如曰。六渾徵天柱之難。欲大王行寬仁以結人心耳。因亦勸兆宜從六渾之言。兆曰。汝勿言。吾思之。但未識兆果不害帝否。且聽下回分解。

爾朱兆兇暴。更浮於榮。乃稱兵犯闕。黃河無阻。天意可知。爾朱后始黨父

兄爲惡。殊可痛恨。惟不忘孝莊。誓不改適。亦見烈性。寇仁祖受恩。不知報。又復利其所有。妄希重賞。要殺於路。真是反覆小人。夢見於兆。追金追馬。捶撲而死。固所應得。雖在極淆亂時。天道終不爽也。

第二十卷

救帝駕逢妖被阻

戰恆山釋怨成親

話說司馬子如前本黨於爾朱。棄家從行。及回洛。見妻子無恙。深感朝廷寬宥之恩。頓改初志。欲救天子於難。故與兆言如此。一日尉景來。置宴後堂。密與商之。景曰。我來時。曾受六渾囑咐。教我隨機應變。有事來報。今君有救帝之心。不如密報晉州。令以兵來。我與爾爲內應。以救聖駕。子如曰。吾觀萬仁。不久將還并州。俟其去。然後可圖。世隆輩無能爲也。景然之。且說河西有一賊帥。名紇豆陵步蕃。手下精兵廿萬。戰將千員。其妻洞真夫人。又有妖術。甚是利害。伏後萬仁連敗前敬宗在位。曾下詔徵之。使襲秀容。及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欲還晉陽禦之。將朝中事。託付子如。副將張明義。與子如不睦。正好機遇

著人 讒於兆曰。子如之心。不可測也。前者尉景在子如家中。談論大王過惡。至

夜方散。不知謀議何事。兆聞大怒。卽召尉景問之。景性剛直。出語不遜。兆怒。仗

劍下階。欲斬之。景亦拔劍相迎。十真不畏權勢然所恃者尙有歡在慕容紹宗急起止之曰。大王

勿怒。喝退士真。士真出。飛馬而去。紹宗私語兆曰。尉景六渾至親。今大王方仗

六渾爲助。奈何斬其親將。若殺之。是離六渾之心。而生一敵也。遠見兆悟。乃

召子如問之。子如曰。士真背後並無傷犯大王一語。兆曰。此將軍張明義言之。

幾誤吾事。因亦不追尉景。景奔歸晉州。兆欲行。以世隆鎮守洛陽。而先遷帝駕

歸北。時永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帝與侍衛等五百餘人。鐵騎三千。半夜起

發。號令嚴密。人無知者。次日朝臣方知帝去。有泣下者。泣亦何益歡在晉州。門吏忽

報尉景至。急起接見。問何以倉猝歸來。景備述兆欲害帝。與之爭論。將加刃於

我。故單騎奔歸。歡曰。兆已起疑。必先遷駕。然後起行。因吩咐段韶。婁昭二將曰。

此地有恆山。地險而僻。帝駕北行。必從此過。汝二人點三千人馬。伏于山下。駕

至。要而截之。奉帝以歸。

歎之此舉直欲挾天子令天下爾朱兆非所懼也

二將領命而去。那知此去。不

惟救駕不成。反生出一件奇奇怪怪的事來。也是魏運將終。天使六渾又得一

閨中良將。再說婁昭。段韶領了三千軍士。行至恆山脚下。扎著營盤。婁昭道。此

處山路崎嶇。人煙絕少。恐有寇盜出沒。須要小心防備。段韶曰。天寒地凍。兵士

行路辛苦。尤不可貪睡失事。於是坐在帳中。設酒對酌。旁侍親卒數人。一更以

後。忽聞外面狂風大起。吹倒寨門。帳中燈燭盡滅。黑氣罩地。咫尺莫辨。風定之

後。燈燭漸明。帳中諸色俱在。單單不見了段婁二人。

憑空起波爲行文生色

副將頭目。俱

聲詫異。點起火把。遠近追尋。杳然不見。鬧到天明。只得遣人飛報晉州。歡聞之

大駭。忙點輕騎三百。帶了數將。親自前來。到得大寨。天色已晚。隨命諸將各守

營內。獨領三百軍兵。進至恆山谷口安營。當夜獨坐帳中。三百軍人。皆執刀侍

立帳外。起更以後。果然狂風又作。黑霧迷天。左右燈火皆暗。獨高公桌上。火燄

不滅。歡凝神靜坐。只見一獠牙青面之怪。在帳口欲進不進。拽滿弓弦。一箭射

去。大喝道著。那怪中箭而逃。如虛象偏寫歡卽追出。俄而燈火齊明。衆皆無恙。歡

乃知段婁當夜果爲妖精攝去。謂衆曰。鬼怪屬陰。故夜間敢於橫行。且俟明日。

進兵搜滅。以救二將。於是坐守至曉。隨卽起兵前往。約走數里。全不見人。忽飛

沙捲地而起。衆皆迷目。又亂石如雨點打下。不能前進。獨六渾馬上。沙石不能

近身。只得棄了衆軍。一騎向前。沙石能打衆軍不能近六渾是妖亦不足恃也然亦必六渾獨進方寫得水窮山盡又見雲起

妙之又行數里。天氣開朗。見一座廟宇。建在山岡之上。規模壯麗。甚是顯赫。行至

廟前。門上懸一大額。額書恒山大王之廟。下馬走入殿內。坐著一尊神道。儀從

整肅。爐中香烟裊裊。回頭一看。婁昭段韶儼立在旁。容貌服飾。不異生平。四體

皆化爲石。奇極令人莫測其故大駭道。是何妖邪。弄人若此。但如何解救。廟中又寂無人

影。卽欲一問。亦不可得。一時大怒。遂拾取黃泥一塊。在粉牆上大書。魏晉州刺

史高。諭恆山王知悉。有部將二員。被汝攝來。變爲石人。三日之內。將二人送還。

萬事全休。如若不從。定當折汝廟。毀汝像。決不輕恕。勿貽後悔。摸不著頭路之

寫罷。出廟上馬。聽見隔林有伐木之聲。尋聲而至。見一樵夫。呼而問之曰。廟中是何神道。誰人供奉在此。樵夫曰。是山主之廟。此山有百里廣大。居民無數。皆伏大王管轄。大王在日。法術高強。能呼風喚雨。走石飛沙。人在百里之外。能憑空攝來。故人人畏服。去年亡過。遺下一女。號桐花公主。掌管山中事業。爲此建廟在此。凡有過客。須入廟焚香祭獻。方得安靜過去。如有觸犯。被大王攝至廟中。變爲石人。永世不得超生。說得可畏之極高公道。我正爲此問你。我有部將二人。被他攝來。化爲石人。未知如何可以解救。樵夫曰。若要解救。須求女王。女王法術與大王一般。高公曰。女王何在。你去對他說。我是晉州刺史。叫他速來見我。樵夫大笑道。女王一山之尊。就是皇帝也。召他不動。何況一個刺史。此間官勢行不得說罷。奔入林中去了。六渾又氣又惱。欲去求他。心上不甘。欲竟出去。此事作何處置。又乘風沙進來。走過幾箇崗嶺。認不出舊路。看看日色將午。腹中又饑。只得覓路下山。纔轉一彎。忽金鼓震地。山凹內擁出一隊人馬。以下極力寫桐花鎗刀密布。

劍戟如麻。引出紅旗一面。大書桐花女帥。青綵馬上。坐著一位女子。錦袍繡甲。手執雙刀。生得輕盈體態。容貌如花。高叫道。甚麼晉州刺史。敢來這裏送死。高公道。只我便是。女王道。你莫非朔州賀六渾麼。高公道。既知我名。何不下馬投拜。女王笑道。我便肯了。只怕手中兩把刀不肯。語妙高公便喝道。胡說。女王也不回言。舞刀直前。高公挺鎗而迎。衆將皆來助戰。女王喝退。與歡戰了數合。回馬便走。高公追去。只見女王身邊取出紅繩三尺。望空一拋。頓時黃雲斗起。雲中一條火龍。張牙舞爪。飛下拿人。六渾見了。驚得神魂失據。口中大喊一聲。似有一道豪光迸起。寫得聲勢入神火龍落地。雲影全無。女王見火龍拿他不住。便道將軍果是英雄。但有一言。天色已晚。將軍人馬俱困。欲屈到小寨。權住一宵。明日送還二將。將軍能無懼否。再下一句激語要其必去六渾暗想。欲與力敵。孤掌難鳴。不如到他寨中。以好言諭之。便應道。我何懼哉。女王收轉兵馬。六渾挺身隨行。又行數里。望見寨門。氣象甚是嚴整。女王已下馬拱候。高公亦下馬。上前施禮。請至堂上。

分賓坐定。茶罷。吩咐擺酒。對坐共酌。高公見他禮意殷勤。舉止溫柔。啓口道。敢

問女王何以獨處荒山。女王道。妾祖胡承德。宣武朝曾立功勳。授武衛將軍之

職。表明出身原爲姦人謀害。挈家逃入恆山。此山素有強寇。被吾祖收服。遂爲

一山之主。吾祖去世。吾父胡十達繼之。曾遇異人。傳授奇術。能驅使鬼神。變易

人物。妾亦得其傳授。不幸上年父死。祇留妾身一人。只得據守故業。手下有兵

三千。一半耕田。一半打柴。諸山各有月米進奉。君父臨終時。曾言當代英雄。惟

賀六渾一人。異日相遇。汝可歸附。以了終身。方才冒犯。聊以相試。既有父命。又

桐花揮配今見將軍名不虛傳。不忝厚顏。願以身事高公道。觀汝氣度。原非尋

常女子。若不改邪歸正。徒然埋沒一生。但我已有妻室。如何屈你居下。果肯歸

順朝廷。待我與你另覓良緣。庶爲善策。此數語桐花道。妾雖女子。亦知父母

爲重。况平生志氣。誓非英雄不嫁。君若不棄。雖爲側室。亦所心願。六渾初時。毫

無允意。今見桐花語。語出自真誠。頗生憐念。况美色在前。能不心動。遂允諾不

辭。當夜卽備花燭。忙排香案。寨中自有女樂。於是管弦齊作。簫鼓喧闐。交拜之後。送入房內。遂成夫婦之好。桐花年方十八。猶然處子。桐花足重處歡益大悅。次日

起身。六渾請救段婁二將。桐花曰。君莫慌。妾已使人去請矣。未幾二人至。見六

渾同一美貌女子並坐堂上。茫然不解。六渾指桐花曰。汝二人性命。全虧女將

救活。遂與言結親一事。二人進前拜賀。桐花忙卽擺酒壓驚。六渾又謂桐花曰。

諸將在山下等候已久。我先同二將回營。然後再來接汝。桐花曰。已是一家人。

拍一語合何不去召諸將同來聚會。然後一齊收拾起身。六渾從之。遂遣嘍囉數名。

隨了段韶去請。其時竇泰、彭樂、孫騰等等。了一晝夜。不見主帥回營。帶了兵卒。

一齊趕上山來。只見三百軍士。整整的守在谷口。問他山中消息。說屢次進兵。

都被沙石打退。竇泰道。此時主帥在內。安危未卜。雖赴湯蹈火。亦所不顧。那裏

怕得沙石。衆人聽了。大家鼓勇而進。一面出山相召。一面慌急趕進。方是諸將神情。不然死守在外。竟成木偶矣。行

了數里。見有數十騎跑來。段韶亦在馬上。衆軍道。段將軍有了。韶見諸將。亦勒

馬相候。竇泰問道。主帥何在。段韶道。虧得主帥尋著女將。方能救得性命。如今已與主帥結爲夫婦。特請公等到寨飲酒。衆人皆喜。遂同到大寨。直進堂中。與六渾相見。坐下細談委曲。俄而桐花出見。衆人看了。暗暗稱異。只道山野之女。那知風流齊整。不讓閨閣名姝。皆上前施禮。少頃排上宴來。衆人依次坐定。桐花另設一席相陪。旁邊女樂齊奏。歡呼暢飲。酒至半酣。衆人問婁昭若何變爲石人。昭曰。被攝時。茫然不覺。直至有人來請。如夢方醒。衆人又問桐花是何法術。桐花笑曰。此術正用之驅妖除怪。大用之移天換日。駕霧騰雲。至於變人爲石。不過如蠻中小技。木換腿。豆易睛之事。無足異者。極怪異事。桐花却說得極平常。故妙然逆天而行。亦足以亡身。故我一心歸正也。說罷。衆人大笑。宴至更深。各自安寢。明日桐花謂歡曰。昨夜夢父來告。廟中壁上。被君寫下數句。將受陰責。求君洗去。可以免罪。餘波亦不可少。六渾道。旣爲一家。我亦當入廟焚香。洗去字跡便了。又謂桐花曰。汝寨中所蓄女子太多。皆被你父別處攝來。留下數人足矣。餘俱賣發銀兩。送還其父母。桐花點頭稱善。又遍召山中兵卒。謂之曰。願從者編入隊伍。不願

從者賞銀十兩。悉由自便。衆皆叩首願從。於是檢點倉廩府庫一應什物器皿。載歸晉州。臨行又將大寨拆毀。免使後人盤踞。處置得好六渾此番獲一內助。兼得無數兵馬錢糧。人人皆喜。同到營中。焚香再拜。刮去壁上字跡。只見案上供著一箭。一箭不用筆細處六渾取看。乃是前夜所射之箭。曰。此蓋交還吾也。命收之。桐花因知高公後必大貴。故其言神欽鬼伏如此。私心益喜。回至大營。探聽帝駕遠近。報言已經過去。白白裏舉動了一番。只得收兵回去。未至晉州。段韶妻昭先歸報知。昭君聞之。雖喜二將得還。知有妖婦同歸。心懷疑懼。及六渾至。先來見曰。君娶他人猶可。如何娶此興妖作怪之婦。令其與奴同居。異日彼爲刀鋸。我爲魚肉。必致我命難保。君如娶之。願甘退避。昭君雖賢亦不能不慮到此六渾聽了大驚。但未識兩下相見。作何相待。且聽下回分解。

方寫高歡發兵救駕。忽入桐花公主一段。正如龍爭虎鬪之時。忽然鸞鶴舞空。仙音聒耳。令讀者捉摸不定。行文秘妙。所謂濃淡相生。疏密相間也。

最得龍門筆意。